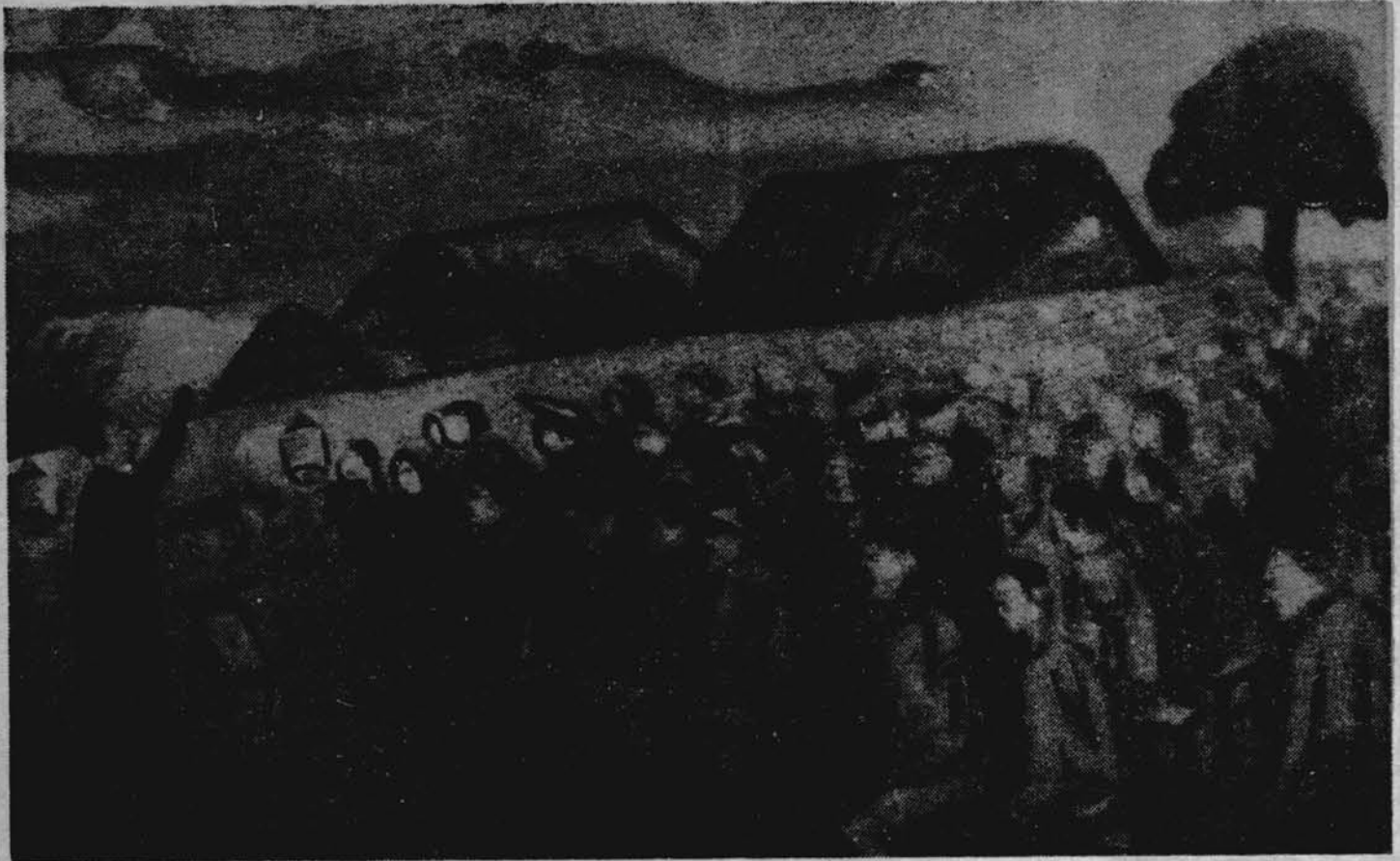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讀物叢刊

劉鈍安著

角落裏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

青 年 讀 物 叢 刊

角 落 裏

劉 鈍 安 著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三版序

像一條衰疲的老牯牛，

低垂下頭，

汗滴在乾拋的黃土路！

——節贈S.Y。

我對文學始終是愛好的。我當初願意為文學而犧牲，為了學習寫作，我確實不顧慮我的生命。從前，我這樣想：祇要我能寫成了一本好的作品，即使我頃刻死去，我也情愿。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，我犧牲了一切，因之我的健康也就為此而損傷了。直到現在，我時時刻刻都在嚐受着貧病的痛苦，時時刻刻都被死亡包圍着！

角落裏，本來預定在三十六年七月廿五日出版的，八一三淞滬抗戰軍興，接到文化
生活社通知，說是受敵機的轟炸，版本已被毀了。那時，蕭乾先生來信，要我在杭州擔任戰
時特寫，不久，敵人從金山衛登陸，杭州吃緊，我便護送我的大嫂和姪兒回到原籍去。一到
鄉下，便和外界隔絕了，祇知道我軍作戰略轉移。從此，我也就沒有想到這本小小的冊子。
當時看到敵人的殘暴，我和沈鑑兄想邀集村民，保衛鄉土。可是，力量太薄弱了。在翌年的
正月，我便逃難到遙遠的西北，參加軍隊。十年中，我都在軍隊裏，在前方和後方服務。我想
拿我這渺小的生命，以我這一腔熱血，彙成不可見的文章，報答我的祖國。即使我作戰死
了，我覺得也要比留下些冊籍更爲神聖，更有價值。十年以來，經過幾次驚險，但我並沒有
什麼成就，我却爲沉重的生活的担子壓倒了！我沒有心力和時間再繼續我的寫作，雖零
零星星的也積了十幾萬字，也都在巨大的變動中，被焚毀，被遺失了。不得已，我曾作了些
舊詩詞，原因是它比較簡單，比較容易保留。可是，我對新文學的興趣，仍極濃厚，我仍然忘
不了我的心願，忘不了我的角落裏——可憐它連原稿也沒有存下來。

有一天，我和莘姪跑到長安舊書舖裏，在一本破爛的中學生雜誌裏發現了角落裏，它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，但是我自己的欣喜，真有些不可言喻。書舖老闆把它當爛破賣給我，回來時，我細細的翻讀着。我懷着欣喜，我流着眼淚，我找到了過去的一段生命，同時也想起了鼓勵我寫作的、反抗暴敵而犧牲生命的我的胞兄孟壬，我的心中引起了無窮的悲憤！

叔山兄曾由渝來信，說他在香港書舖裏買到一本角落裏，但被人借走了，我託他再代買幾本，結果香港已沒有了。後來我三妹在贛州買到幾本，又被郵局遺失。還是勝利以後，我回到江南，去年夏天，在上海找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，承該社李先生將僅存的兩冊樣本，送給我一本，我才得到一點安慰。不料帶到許昌時，在旅店裏，又被一個識字的小茶房偷走了。初二版祇剩下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存的一本，可以說角落裏的遭遇，是非常奇怪的。十幾年來辛苦血淚寫下的東西，簡直散失得一無所存！文化生活出版社這次答應我將角落裏三版，我應該表示謝意。

角落裏的寫出，多少是受了遠方和錶的影響，難怪某雜誌的新書預告中曾說：『雖然沒有那麼偉大，可是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』（大意如此）。的確，角落裏是很貧瘠的，我希望我們的作家，能多多的寫出些偉大的作品來，震動疲憊的人心，飽飽我的眼福。

我現在仍舊是一個流浪者，爲了生活，我不能安心的寫作，而且，我受了許多的災難，感覺得我的體力很衰弱了，祇有我的心靈，還像以前一樣的青

如荷葉——滾溜着露珠的，

那翠碧的心情，

走入大山的繚屏，

走入蒼雲。

牠，已深深的步歷幽境，

牠，已漸漸的爬上絕頂！

——節贈S.Y.——

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，我的筆再會喊叫，倘若我能再生活下去的話，或許到老年的時候，還會有些閒話，要向世界上的人們說說。

劉鈍安

三十七年，四月，十六日。

自序

我生長在浙西的一個小縣的偏僻的村莊裏。四面環抱着高山，站在山頂上朝下望，那鄉村好像埋在古井的底裏。叫人難以達到遠方，更叫人難以想到世界。但當我年小的時候，也並不覺得閉塞和寂寞，整天的在小學堂裏鬧着玩，或者邀放牛的一陣去放放牛，或者他們來邀我一夥上山去砍砍柴，雖然聽到鄰人們的嘆氣，和看到他們的窮苦，雖然父親酗酒後無理的將我和哥哥們毒打，或無故的和母親吵架，但總容易使我忘却。

不知在那個年頭，我第一次聽到人們講起洋鬼子。

『紅眉毛綠眼睛的！』我的一個麻臉的哥哥說。那麻臉的哥哥是我父親從玩把戲那裏替他贖出來的。

關於洋鬼子的一切，除掉「紅眉毛綠眼睛」以外，只知道挺胸凸肚和走起路來挺

直了腿彎這兩點。除此，那也和麻臉哥哥一樣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只充滿着驚異和震恐，又表示着十分的羨慕。但自從聽到洋鬼子這名詞後，家鄉的境況更不如前了。

後來，我長大了點，離開了故鄉到別地求學，直到現在，我很少回到那古井似的鄉村去。但是，在這幾年當中，從通信和親友的告訴我說家鄉的境況是更加壞了。只是陰暗，齷齪和貧窮。和我同輩的小夥子，做農的做農，做工的做工，賦閒的賦閒，還有靠着賭博爲生，有的捲了人家的舖蓋逃得無影無蹤，有的不見了一兩年却又重新整了回來——像我那麻臉哥哥就是，有的投在深潭裏死了。我的家庭也日益窮促，父親爲債務糾纏死去，母親斑白了頭髮，寂寞而愁苦。比我小一班輩的，做學徒的做學徒，檢狗屎的檢狗屎，受盡饑寒，也正在走着前面的路。

近時的消息，是搶劫，焚燒和死亡。

我雖然還想得起那靜穆幽清的鄉景，但時時展開在眼前的：山丘只是骯骨的堆積，溪水只是鮮血的迸流。

我幸運跳出了這偏僻的鄉村，幸運給我看見了世界，所謂「紅眉毛綠眼睛」的洋鬼子我也幸運看到過，並且我也真正懂得這意義。然而，那偏僻的角落裏——陰暗，醜陋的角落裏，攪聚分散着的和我一樣的人們，在忍饑受寒，在痛哭喪亡，也在互相欺詐，互相的迫害和互相的仇殺。他們陷在深深的古井裏，看不見天日，看不見世界。不，他們是陷在噴火口裏，熊熊的火舌在煎熬着他們。

天！誰秉持着這樞紐？而這羣生爲甚要沉落到這步田地？

我寫下了這篇，我聽到我父親的嘆息，我看到我母親的眼淚，我也聽到千百的鄉人的慘呼。但是，最不使我忘記的是我第一次聽到我那麻臉哥哥所說的「紅眉毛綠眼睛的」洋鬼子。

劉鈍安一九三七，四，十八。

我很感激我的大哥和朱秉鈞先生，是他們暫時維持了我的生活，有這樣的庇蔭我才能執筆。將此篇謹獻給他們。

本書插圖是王夢飛先生所繪，封面乃鄭雨如先生手筆，併此致謝。

一

這村莊，團團轉都圍着高山，和城裏隔得很遠。

小學堂，自從李先生來了以後，興得多。

李子良等有時糊塗，有時也怪聰明。特別是小木匠能唱得來幾支新歌兒了。不比以前「啞呀呀得呢」的。

像小癩子小毛丫，年紀還小一點，不過跟了唱唱。比如小毛丫，你問她唱些什麼，她臉就紅了。

五月的第一個早上，太陽血噴噴的升到山頂，山巒裏蘊着朝氣。毛丫在灶洞裏燒火，白嫩的臉照得紅紅的。李子良炒了些現飯喫了，挾一個書包就望外跑。毛丫跟在後面，像一個影子。

邀了傅強，又到上街邀小木匠。喊了又喊，不見答應，敢怕睡昏了。叫響些，也不見應。忽然，小木匠被他娘打罵了出來，一頭哭，一頭跑，在戶檻上絆了一下，又在傅強身上撞了一下。一只鞋子掉了，他不顧，拖一只鞋子往村梢去伍家村的路上跑。

——小雜種！前世沒有喫過！

小木匠的娘蓬了頭，浮腫的臉像黃紙一樣。有黃胖病的。

——小雜種！死在外面就算了！

爲的是：昨天挨晚，小木匠在灰堆旁邊檢到一個雞蛋，心想燒了喫，卻被胡毛的老婆看見了，胡毛老婆要，小木匠不肯。說她家的母雞早幾天就賣掉了的，就一溜溜走了。

今天早上，天一亮，小木匠就起來把蛋用紙一層一層的裹好，用棒子在火缸裏撥撥，還有好大的火舌。小木匠一面把水望紙上搭，又用嘴一吹一吹的，把一些隱了的黑炭都吹紅了。正把蛋望火裏煨，不防他娘從牀上翻身起來，一巴掌打在他的後腦殼上。

那是胡毛老婆搗的鬼。那奶奶是頂頂喜歡咬嘴嚼舌的。但是，小木匠的娘想『那個

養兒子做賊呢？」就發狠的打了他。

傅強家是比較有錢的，年紀雖小，也就有些面子，膽子也大。說：

——胡毛家的一隻母雞已經賣掉了，只剩了一只公雞。公雞也會生蛋嗎？

傅強簡直有些生氣了。一路跑

去招小木匠回來。

毛丫輕輕的碰一下她哥哥的肘子，他們慢慢的到學堂裏去。走了

一截，用手向他們招呼：

——喂！喂！

傅強還在趕小木匠，沒有聽見。

小木匠還是往前跑。

學堂門還沒有開。毛丫到李先



生家拿鑰匙，喊李先生起來。

李子良不作聲的蹲在操場上，拾一塊小瓦片丟一下丟一下的。心裏想『那幾個字再也寫不來，又不知道寫的通不通，要請李先生改一下才好。』又想『父親當兵去了，長遠沒信回來。娘給人家幫幫忙，也只能混幾頓飯喫，總不可常帶兒子女兒一齊去的。』

傅強一手拉着小木匠跑來。小木匠還撅着嘴。傅強從衣袋裏掏出那個紙包的蛋，紙已經燒得焦了。他把紙一層層的剝掉，一個很乾淨的肉紅色的蛋。又把殼剝掉，遞給小木匠，叫不要生氣了。

——是你拿來的，我們三人分。

——不，我喫過早粥的。

和李子良分，李子良也說喫了飯來的。就讓小木匠一個人喫了。

他們等毛丫還不來，約到河沿上去看大水。後溪灘正發大水，立在學堂門口也看得見。

太陽已升得多高，不像出山時一塊熔鐵那麼紅了。灑在人身上，覺得暖融融的。幾日來時時落雨，田裏的秧和滿山的樹葉子都被洗刷得清清爽爽，一眼看去，碧油油的。照着陽光，更是新鮮。

沿河幾棵楊柳枝上，小鳥飛來飛去，或用小爪子抓緊那軟軟的柳條，咕咕喳喳的叫。一棵烏桕樹，有一抱粗，茂盛的葉子向四面披蓋着。

河裏奔流着混濁的水。山溝裏田窪裏的都流到這條河裏來。水很急，號號的響。

小木匠不禁高興起來，舉起手，一跳一跳的跑近河沿。嘴角黏着些雞蛋黃，高唱着昨

天才教會的新歌兒：

五月，五月，

敵人的鎗彈，

我們的鮮血！

.....

傅強也和着唱。忽然，他圓滾滾的臉歪了一下，大叫道：

——看呀！帝國主義！那是帝國主義呀！

小木匠和李子良都呆了一呆。傅強一直跑到那棵大烏桕樹下，對烏桕樹發狠的踢。

——搗你的祖宗！操你的奶奶！

小木匠還呆着。李子良笑道：

——怎麼是呢？

——你看，不是麼？怎長得這麼肥？

小木匠拍手大笑起來。像一只田雞，一跳一跳的抓住傅強的耳朵：

——你瘋子！你那裏想起的！

後來，傅強自己也獸笑了。

李先生站在學堂門口大聲叫。毛丫從田埂上跑攏來。傅強再踢了一腳。

他們看見毛丫來了，李先生站在學堂門口叫，一窩蜂的轉身跑。毛丫也在烏桕樹上

吐了唾沫。

他們已經跑到校門口，毛丫還在半路上慢慢的跑着，像一隻小鴨。

一進禮堂，大家都很敬重的向上鞠躬，只有傅強把腰彎了一彎，就一衝衝到課室裏去了。真是一個淘氣的胚子！

——有幾個字寫不來，還請你把這封信改改。

李子良把打好的草稿交給李先生。

李先生不看信，只是說：

——哈，告訴你們：一定要為你們籌設一個圖書館。必不可少的！真可憐，連一本可看的書也沒有，報紙也沒有一份。在這個鄉下，就好像和世界脫離關係一樣。

孩子們陸續的進來，圍着聽李先生講話。

傅強打了毛丫的腿彎，毛丫幾幾乎跪倒了，而且又免不得撞在小癩子身上。小癩子滿頭堆着癩痢。燕子糞一般的癩痢。

毛丫就討厭小癩子。平時總離得遠遠的，這回卻又剛剛撞着他。「啊呸！」她尖起嘴。

——你們都和硬石縫裏的小樹一樣：沒有飯喫，挨餓；沒有書讀，你們笨得可憐……

讀書和喫飯同樣要緊。有了飯喫就有力氣做事；有書讀，才能夠明白一切的事情。

——去年不是發過許多徵求的信麼？到現在還不見回信。

李子良蒼白了臉，又閃了點紅光。

——哦，哦，不，我們總希望有人會留心這鄉下。至於在鄉下募是不行的。大家都窮，就是有的，比性命還看得寶貴……總得設法，盡力的設法。

上國語課的時候，在課室門口一個戴眼鏡的人和李先生打招呼，便到李先生辦公室去坐着。

李先生照常教生字和講解意義，便提到「五月。」並且說今天——這五月開頭的一天，就是一個熱烈悲壯的日子。「世界勞働節，」這是全世界窮苦工人，爲了生活自由，發狂樣的爭鬥的一天。

「五四」、「五九」和這月的最後一天「五卅」是我們光榮的日子，是我們受恥辱和大流血的日子！

傅強要求從今天起把國旗高掛起來一直掛到五月尾來紀念這五月。小木匠和其他一些孩子舉手。李先生說『不必的，我們要記在心裏。』

——記在心裏麼？那麼，若是死了，埋到土裏去了，不就一點也不相干了麼？

小木匠歪着頭不服。

——小木匠，不是叫你永久只記在心裏的。比如等你揩得起鎗桿子的時候，你就揩鎗桿子去罷！

課後，李先生和那戴眼鏡的人在談天。那個人該是城裏來的。孩子們跑去看。

——合作社，如果辦成功，我們再來辦軍事訓練。教農民一點遊擊戰的常識。然而，農家目前正待接濟，高利貸又在盛行。

那戴眼鏡的是合作指導員，李先生請他多多幫忙。

編造一個：

太陽懸掛在天中央，孩子們活躍的從學堂裏回家，大家胡亂的唱着歌。小木匠還

哼呀哼！打倒××人！

嗨呵嗨！可恨矮子矮！

矮子矮，一肚皮拐！

哼呀哼！嗨呵嗨！

夜裏，李子良在燈下用心贖寫給父親的信，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通信了。前一封，還是從××寄來的，說他們的隊伍已開拔到那裏。還說『當兵，一面是爲了尋錢養家活口，一方面也就算作報答國家。生死沒有關係。一個人就是坐在家裏也難保不死。』

李子良的娘在桌邊靠着，時時的說『寫規矩點。問他，問他怎樣。錢，寄幾個回來。沒有，也寄個信來，第一使人放心，第二也可以向人懇懇情。借債也總得借……』

李子良更加用心的寫。聽他娘喉嚨裏有點發抖，忍不住傷心。毛丫不敢看娘的臉，把

眼睛移到壁上去。

燈光映在一幅畫上。那畫上畫着兩個白胖胖的嬰孩，圍着花兜兜，在朝毛丫笑。

——寫明白，你，你的事已託黃七伯介紹到城裏去學生意，將來也有出頭日子。毛丫，有人家要就送掉，有福分是她的，受罪，也怪不着別人。

娘把眼睛朝着屋頂，盡是灰塵和蛛網。

李子良看準了李先生替他修改的字跡，一筆一筆清楚的寫。寫到自己要送去學生意，比挨餓還可怕。『爲什麼我要去服侍別人？不常的受打挨罵，做人家的出氣筒。一天到晚忙着擦烟袋倒尿壺！唉！……』他眼睛停在紙上，手也僵硬得像一匹執拗的牲口。——你下勁的抽它，它死也不動。

娘走到黑暗的臥室裏去。

李子良重新用心寫下去。他寫到妹妹要給人做養媳；娘在家支持困難，於是，又想到有一次他的娘挨人家罵。

——沒有錢的就是下賤貨麼？

但是，他不敢多想，爲的怕要多費掉些燈油。皺一下眉頭，摺好信，叫毛丫同去睡覺。毛丫在打瞌睡，她的頭像啄米的雞。

李子良好久沒有睡着，那讀得很熟的詩在耳根下響了一響。

我們的臉上沒有血絲，

這罪過要他們來擔當。

我們生來不是奴隸的命，

爲甚麼要忍受這創傷？

他又將自己和傅強對比。傅強將來會到中學堂去讀書。會同他哥哥一樣，到北平大學裏去讀書。又想到傅強的大伯傅舉人的兒子在上海讀書，有錢化，便傷心起來。他同情小木匠。也同情小癩子。他想：『小癩子的癩痢是因爲不清潔的緣故。但是，爲什麼他不清潔呢？那全是爲了窮的緣故。有一天，小癩子衣裳髒得發臭，李先生問他爲什麼不洗？他說』

下水揉一揉就化了。這件衣裳是小癩子老爹爹傳下來的。他老頭子和他死了的哥哥，穿了又穿，已經是好幾代了。但是，爲什麼他會窮呢？他又念着那些詩了。

李子良父親沒信來。是誰說的，說是『歿了。』有的說那是亂造謠。但娘紅了眼睛，那怕是真麼？

漸漸的，李子良睡着了。明天一早要寫完那封信的。

當夜，他做了個可怕的夢。

說：
小癩子的頭，被老木匠用鉋子鉋得血淋淋的。小癩子大哭大叫的在血裏滾。老木匠

——鉋得好！這個齷齪的東西！

之後，老木匠又叫把小木匠捉了來，他要拿一塊大木頭從小木匠嘴裏釘到喉管裏。說他怎的那樣好喫。小木匠打滾的來了。那是被胡毛的老婆拖來的。於是老木匠眼睛在冒火。

——來！小雜種！把嘴堵住也省掉我一口飯！

便拿了大斧頭趕上去。小木匠的娘用手遮住眼哭。

老木匠舉起斧頭向小木匠劈去。李子良也把眼蒙住，想跑。

忽然，老木匠在後面喊：

——小泥條！捉住他！他老子喫糧的不是好傢伙，他的娘也不是好貨！

李子良「哇」的叫，拔脚跑，可是脚生了根，拔不起來。他急出一身冷汗……不知怎

樣他又掉落在河裏了。大混水一直把他往下衝，他死命的望岸邊划。渾水一口口的望他嘴裏鼻裏灌。

——救命呀！救命呀！

沒有人去應他。醒來的時候，心還突突的跳個不住。

天麻麻亮，李子良連忙起身，毛丫說還好睡一下，可是他就起來了。上城的驢子馬上就要來，那封信怕趕不上帶去。

在天井邊，就着亮，把昨晚沒寫好的信寫好。

果然，驢子頸上掛着的破銅鈴子，「篤落，篤落，篤篤落」的從下街響了近來。李子良開門迎了去。

兩匹驢子馱着長方篾簍，簍子裏是空火油箱，蹄子在石子路上滑一下，簍子歪一下，於是那火油箱就「空空」的響一下。

瀟嘴老老跟在驢子後面，那頂涼帽遮在眉毛上。揹着插袋，紙傘的粗柄露在外面。一根鞭子在空中刷着：

——海嗤！海嗤！

——癩嘴老老！癩嘴老老！請你帶封信寄，再問問我爺有沒有信來。

接了信和銅板，鞭子在空中刷了幾下。驢子慢慢的轉了彎。破鈴「的篤落，的篤落」的響。

癩嘴老老是個怪人，聽說沒有討過老婆，獨身子過了這麼多年。年青的時候做過鼓手，後來種過田，年紀大了點才畜兩匹驢子給人家馱貨。他從來不笑一聲，也不說苦，悶聲不響的在那小屋裏住過這麼多年頭了。

有一天，李子良記得和小木匠到癩嘴老老門口去。癩嘴老老剛才在店裏卸了貨，牽驢子到橋邊草地上去散散，他們兩個就跟着走。

癩嘴老老不認識他們，只眯着眼睛瞧他。李子良和小木匠便說了父親的名字，他才記起來。

小木匠臉也像他娘的臉一樣黃黃的。而李子良是白白的臉，一頭金黃的軟髮。放了

驢子回來，囁嘴老老叫李子良到他家去玩。老老在一個大斗裏摸出四個雞蛋給他，老老說和他祖父是朋友，一同從長毛窠裏跑出來的，一陣放過牛還結拜小兄弟。

小木匠也在旁邊，於是老老也塞給他一個。

——不要給你媽看見，去燒了喫！

小木匠一溜就溜走了。一只手緊緊的捏住那個鼓起的衣袋。

李子良不肯要，囁嘴老老說：

——小把戲！拿去就是了！

叫李子良把衣裳兜了走。

「的里篤落」驢子的鈴聲漸遠了，隱了聽不見。李子良想了一陣回家。

飯籬裏沒有現飯，就和毛丫洗了臉到校裏去。

李先生用臘紙寫些什麼，鋼筆在吱吱的走。

——李子良，我們決計再去試一下。到各處去徵求些圖書，和一份報紙。是這樣的：不

用手去拿東西是不會到你的手的。像這些事，去試試，也多一種希望。

傅強和小木匠們都來了，大家都團團圍圍擁着唱歌。李子良踏着琴。風箱脫了膠琴聲烏烏的變得很低。

大家唱一會，跳一會，倒也有勁。小木匠忘記了昨天挨過打。傅強變得更頑皮，小癩子也忘記頭上的癩痢了。

課一下，他們就轟的擁到操場上。刷老虎跳，翻筋斗，豎蜻蜓……

——來！我們比，看那個刷得多！

傅強拉着小木匠說了，就「一個，兩個，三個……」的開始刷了。數數一共刷了九個。把大拇指向小木匠鼻子上一豎：

——小雜種！比比看！

小木匠聽見傅強學他娘罵他，氣不過說：

——告訴先生，你怎麼好罵人小雜種，小雜種由得你罵麼！

——你的娘不是罵你小雜種麼？

——你是我的娘麼？

傅強認了錯，於是小木匠才也刷起來，一共刷了五個。頭有點暈，傅強笑他怎麼只刷五個，小木匠又硬掙的刷了兩個。最後一個，腳伸不直，就滾在地上。大家都笑他不經用。小木匠滾了一身灰，睜開眼睛在小癩子身上看一下，走過去踢他一條。小癩子哭着跑。

——怕硬的！欺軟的！醜傢伙！

——怕硬的！欺軟的！

大家哄喊着，小木匠看看沒有一個人不說他，真氣得發昏。

——我早上沒有喫東西，他飽着肚子。

——叫李子良刷刷看，總比你刷得多些。

——李子良，你來刷！

李子良慢慢走進去，傅強要去拖他，小木匠搖着手。

——你看他架子倒大起來。

——十足的派頭，不理睬人。

小木匠又闖在傅強耳邊說了幾句話，便一同跟進去。

——喂！

李子良在課堂裏拿書在讀。傅強在門口叫了一聲，又閃過一邊躲着。不應，又叫了幾聲，也不應，小木匠拉了傅強一把走了。

晚飯後，傅強一個人來找李子良。李子良在傷心似的。他的娘借了米來，毛丫在灶洞裏燒着火。傅強招呼他，他也不回頭，便去拉他的手要和他說話。

——李子良！

那是小木匠的口氣，傅強叫不作聲，暗暗的拖李子良從後門走了。

他們走到一個竹叢裏，在一堆小竹叢中坐了。

——我們明天到伍家村看打醮去。真熱鬧，我的嫂嫂們都去，到親戚家去。五里路，一口氣就可跑到。

傅強聽小木匠從那邊路上跑遠了。他喜歡得很，打醮是多麼有趣的事。

——我不去。

——爲什麼呢？你去也有個伴。

——我不去。

——一定去，一定去。我們不是去拜菩薩，我們去玩的。

傅強只管拉他的袖子。

——我有事。

——有什麼大要緊的事呢？

李子良不願意說出可哀的事情。那是多可哀的事呵！他就要像一隻破洋襪被人丟在骯髒的地裏，小貓也可當一只臭老鼠拖一下，豬子也可以用它的蠢鼻子去拱一下的。

李先生雖說『不相干，一切職業都不要緊，大膽的去就得了。』可是總使人不能相信。
『啦，老木匠爲什麼不成爲大總統呢？』

李子良非常的悲傷。

傅強看他默默的傷心，便又拉他的袖口。

——暗了，回去。明天挨晚我來找你。

傅強走了，李子良也回家來。

娘已燒好了飯。喫飯的時候，黃七伯背着手走了進來。

問他飯喫過沒有？黃七伯從背後伸出手拿一根剔牙的小棒子樣樣，表示已經喫過了。

黃七伯和母親商量李子良的事。照他的意思，明天就好去。店裏小夥計剛剛有了病，少一個小人手。又說那孩子討人嫌，這回病了，老闆就回了他。所以李子良明天去正湊巧。

黃七黃得意得很，把兩手抱住窮骨頭放在橈子上，大聲的說：

——真是天賜的！

他是安徽人，安徽桐城縣裏有個老梅樹街，大家都歡喜說「桐城老母猪街。」所以孩子一見了他就常裝佯的自問自答道：

——你住在那塊腮？

——我住在「桐城老母猪街。」

而且把「桐」字讀別作「籐」字。

——真是天賜的！

黃七伯又說了一遍。那個「賜」字他念做「次」字。

李子良想笑。但是怎麼可以笑呢？自己不是有很苦的心事麼？忍住，忍住，一口氣究竟

從鼻孔裏衝出來。

娘問他怎樣了。他低着頭說頭昏。娘在他額上摸摸，對黃七伯說他有點發熱。照娘的意思，也想再等幾天放他去。



黃七怕要他明天就去，李子良恨他和昨天寫字的那只手一樣，活是一匹警拗的驢子，那是用得着下死勁抽的。

母親懇着情叫再緩幾天，這孩子素來單薄，怕明天走幾十里路會生病。黃七伯很不滿意的走了。

這一夜，他真發起熱來。他自己也奇怪：能夠多住幾日了，卻怎的發熱呢？

娘撫着他發熱的身子，十分擔憂。李子良說不礙事的。明天會好。睡一覺就會好。

牆角上有幾個蟲在叫，漠漠忽忽的催人睡去。

可是，真不安靜，他不住的翻身，或無緣無故的踢一脚，喚他醒一醒，講幾個又美麗又有趣的故事給他聽。

本來老鷹是不會飛的，他喫了許多鳥的翅膀才會飛……人是菩薩造的，菩薩住在天上，那像寶玉一般藍得可愛的天上……

可是，李子良說她完全錯誤，完全沒有這回事，書上曾經讀到過，人是進化來的。並且那藍的天，就是空氣。

——爲人在世，要做個好人。來世就投到享福的人家。

母親也不辯駁，繼續着講。

——我們不曉得前世作了多少孽，這樣苦着你看，城裏人是和住在天上一樣的快活……

李子良又不同意。李先生有一次曾談到怎樣的人才算幸福。說，有錢的人，地主，資本家，都是些在黑水裏呼吸的魚，帝國主義是可怕的惡狼！他們只有威權，沒有幸福。

——那末，怎樣才算幸福的人呢？

他也曾經問過李先生。李先生笑着回答：

——不過，新的中國，新的世界也會來的。

對於帝國主義這名詞，近來也漸漸的傳到鄉下來。他也不是頭一次聽見了。傅強的哥哥回來的時候，時常的講起。李先生也時常的講起。那時候孩子們唱着『打倒列強！』現在唱『打倒帝國主義』了。孩子們時時的跑來跑去的大叫：

——打倒帝國主義！

——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

他們還拿黑炭石灰在壁上到處劃着。有人笑着問：

——喂，小鬼，帝國主義是什麼呢？

——那是一隻大得駭人的臭蟲！

——臭蟲？

——喝血的。

——那麼，爲什麼單單說××帝國主義呢？

——因爲，這只臭蟲要咬斷我們的喉嚨管了。

因爲睡得遲，又發了一場熱，第二天早晨起得很晏。幸虧頭已不痛，一切都和往常無異。

李先生到城裏去了。許多信札打作一小捆也一同帶了去。

傅強的嫂嫂們，打算喫了午飯動身去。挨晚怕他們受驚嚇。並且伍家村也打發人來接了。

李子良在傅強家喫午飯，到了兩點鐘，便一同動身去了。

小木匠家對面，有一所空屋子，是久沒人住了的。這天一早，那扇上鎖的門，忽然敞開了。一把黃鏽的鐵鎖，丟在地下。

一個男子和一個奶奶在打掃蜘蛛網，又打掃屋樑上掛着的塵灰。那男子是新剃了頭的，那奶奶左邊眉毛騎心一個大疤。不知由那裏來的。

老木匠也拿着傢伙在幫忙。很起勁。他用鉋子鉋新檯面。用鋸子鋸平蹺腳的櫈子。舉起大斧頭打樁進一個槽裏去。

泥水匠修理着高爐子。用磚和黃泥補滿缺口。新剃頭的捲起袖口，掇一個大鐵鍋，放到爐口上去印一印。

小木匠正愁沒有伴玩，就在他爺那裏搶飽花，剛從飽口裏吐出的一捲捲的飽花。又

和幾個小把戲，拿竹片到牆角下爬灰螿蟲。

——「喔！一個老大的！」

一個孩子歡喜得一跳。

小木匠正用鉋花矇住眼睛，當眼鏡子。聽見說『老大的，』就叫那孩子也帶上一副眼鏡。他說：『噠，刮刮叫的一副眼鏡子。』那孩子說是騙的。小木匠一掌把他推倒，就搶那個孩子鬼一樣的哭了。

『真正了不得！』小木匠肚裏一轉，想起他爺在這裏就跑。

——「一定要打了。那還了得。人家開張要發利市，怎麼好打一個人哭？」

但是，後門外是堆着垃圾的平地，只有一個草搭的尖頂的毛廁。

——「唉唉，難道躲到那臭死人的毛廁裏去麼？」

除此以外，真別無可躲的地方了。小木匠正要尋路走，被一個大手緊緊抓住領背。騰空的拾起來。

——抓住了！抓住了！要挨打了……

他心裏怕得慌：

——老天，老天，頂好是個夢吧……

小木匠做過夢，強盜拿尖刀絞他的心，死了。可是，醒轉來又活了。頂好是個夢，醒了就沒這回事了。

他被拎到自己家裏，頭上和臉頰上，火辣辣的着了幾下。

胡毛老婆牽了他的兒子在門口罵。真倒霉卻沾惹了她。

於是，小木匠又狠狠的着了幾下竹梢子。因為惹了胡毛老婆罵，老木匠恨透了，就換了花樣打。

黃昏的時候，對門那只爐子裏，已烘烘的燒着火，為的把黃泥炙乾來。鍋子裏熬着一鍋油，明天好動手做生意，是再好也沒有的日子。

門楣上預先貼好了紅紙條，寫着「開張大發」四個字。那是小木匠用心寫的。因為

老木匠想遲遲他兒子的能，就一律叫小木匠寫了。

屋裏照起一支紅蠟燭，上頭方桌子上圍滿了人，小木匠看見他爺也在那裏。新剃頭的忙着篩酒。

小木匠挨到他爺的身邊去。他爺罵了一句，用筷子挾一大塊肥肉塞進他的嘴。手一揮：

——滾！
滾！
滾！
娘的臊！

小木匠快快活活的退到角落裏，把肉吃了。油滑滑的，好味道！還想吃，可是說不定要挨上一頓打。朝他爺瞟了一眼，就一蹶一蹶的，像一隻兔兒，跑到下街去。嘴裏喊：

——哦，……開張囉，……新店開張囉，……哦，……

一個個孩子，都從門口探出頭來，看見小木匠一蹶一蹶的望下街跳，也就跟了蹶。
——哦，……哦，……哦，……

小木匠跳到傅強門口，才又想起他上伍家村去了。李子良也去了。停了停，索性跑。

——哦……哦……哦……

一直跑到橋頭的草皮毯上。孩子們也一齊和着，跟了來。

——小胡毛蹲下！我把你弟弟抱上去。

小胡毛就蹲下。不料小木匠自己騎上去了。他搖着小胡毛的銀項圈。

——篤落篤落。篤落篤落。嚇嗤！走哇！你這驢子……

——胡毛來了。胡毛來了。

小木匠聽說胡毛來了，趕忙放下，飛一樣的走了。

晚上，小木匠橫在牀上，剛要寐着，「碰」的一下驚了他，側着耳朵聽聽，準是他爺，嘴

裏噤哩咕嚕的。一定是醉了酒，出力的把門踢了一腳。跨進房門，就倒在鋪上。

——老董真大快……喂！小鬼……睡着了？好好，明天起跟老董了……

小木匠並沒有聽清楚。

早上起來，正拔鞋，只聽得爆竹響。四兩雙和百子鞭炸着耳朵。可是，作怪！鞋拔不進。小

木匠差一點急出汗來。好容易拔上了，就飛跑出去。當然顧不到指頭疼了。

左眉上斬腰一個大疤的奶奶，在堂上供着物事，點着香燭。剃光頭的男人叩了幾個頭，就在油鍋裏添油，在爐子裏添火。一鍋油刮辣辣的叫了起來。

那奶奶忙來忙去的，那男人將切好的麵條，用筷子捺一條痕，再把兩片合攏來絞了絞，沿邊放到油裏去。那奶奶在旁邊看着，嘴裏『剝六，剝六』的念些什麼。

麵筋黃了。沉到油底去了。一會兒，又浮了上來。泛着許多小泡。一會兒，變得又長又壯。多麼新鮮的事。小木匠腦子裏閃着光，記得小的時候，這是一個絡腮鬍子的人做的買賣。

小木匠把頭湊得很近，那奶奶朝他看一眼。小木匠喫了一驚，他覺得那左眉心的疤越發大了。並且那半截眉毛梢，還吊了幾吊。

——小木匠在這裏，那好。叩頭，叩頭。

他的爺露出黃板牙。拖着他朝堂上叩頭，又朝師父叩頭。又朝師娘叩頭。

——老董我把小木匠交給你！

小木匠看他爺滿眼紅絲，露出牙齒，高興的笑。

——叫師父和師娘……哦，好，喂，我去做生活去了。好幾家豬圈子要修理。

小木匠呆了半天。把一隻手插在衣袋裏。因為發愁，他門攏眉毛，並且把一條眉毛吊得高高的。

他心想：『什麼老董不老董！怎麼叫這光和尙做師父呢？一個大字也不識。大門上的字還請我寫哩！不配的那個師娘，那個好兇的奶奶！』

師娘吩咐他許多話。那就是左眉上一個大疤的。那一截眉稍高高的吊起。小木匠也高高的吊起。

——早上開門。燒油鍋。再把發了水的蠶豆往刀口上擻，炸蘭花豆……和麵粉，趕麵條，都用不着你。那是用不着的。那要高手才會。再拿些蘭花豆到伍家村，朱家角去賣。就是這點事。

隨後，她就撥一小鉢發胖的蠶豆出來。

小木匠一面撇豆一面想：

——再也不能自由自在的玩了。傅強和李子良要好，不和我好了。

出了神，手不免慢一下。師娘的那截眉毛梢扯了扯。拿一個豆子做樣叫小木匠看。

小木匠心裏一抖，手也抖了一抖。

那是一椿並不繁難的工作。只要將豆子有蒂的一端，橫着在刀口上一撇，再掉轉來撇兩撇就行。

——不錯，不錯，這不是草字頭麼？……這光頭叫什麼。『老董老董，』董字是草頭，哦，還有黃七伯的黃字，不是一式的草頭麼？……

手一歪，那個草頭也撇歪了。

他在自己的臉上捏一下，再也不敢想了。師父和師娘要打要罵都隨便的。

約摸八點鐘的光景，小木匠挽了一只籃子，到伍家村去。

十根油條。三個板一根。二十板的蘭花豆。一個板十二粒。總共是二百五十粒。還有十粒是人家硬要添就添的……

師娘清清楚楚算準了的。小木匠一路在肚子裏盤算。

好新鮮的蘭花豆！一股蓬鬆的香味，從油紙底下衝到他鼻孔裏。他把油紙掀了掀。一粒粒油光光的嫩黃的豆兒！想箝一粒吃，那是不行的。

小木匠穿過一座林子，慢慢的走進一個大廟。廟門開着，和尚們正披起紅袈裟。

——打醮。打醮……李子良和傅強也在那裏的。

跨進門，一個花綠的四兩雙，正點着了藥引。

——嘶嘶嘶……碰——拍——

小木匠嚇了一跳。

——劈刺拍刺！劈刺拍刺碰——拍——

一個炸裂了頸子的花爆仗，落在小木匠面前。裂開的地方還冒着烟。

是誰的一隻手伸過來檢，小木匠先搶到手。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女孩。那女孩披着一臉頭髮，臉上有許多齷齪。她把眼睛瞪住他。

小木匠把冒烟的爆竹望她面前一送，那女孩用兩手遮住臉叫：

啊也！

他偏又送近她的手。她逃開幾步，可是，在地上摸着石頭。

小木匠真無心和她鬧架，他滿心想找到傅強和李子良兩個小鬼。卻怎麼也不見個

影兒。

李子良和傅強在伍家村玩了兩天才回來。李子良的臉更白了點，生了病。

黃七伯剔着牙齒進來一趟。照他的意思，橫豎不是大病，不如進城。

——進城就會好。小把戲要什麼緊！

真是屁話。娘也不理他。黃七伯更不樂意的走了。

李子良睡了一覺，實在不是什麼大病，也就好了。娘叫他安安靜靜的養息點，不準看

書，不準出外。娘自己要去幫工，有毛丫守住他。

李先生來瞧他。上午一次是找合作社社址順道來的。挨晚一次，坐得很久。說李子良身體單薄，營養不足。

李先生坐在一條櫈上，展開報紙讀着。那是從城裏帶來的。

——講新聞囉。

——講新聞囉。

一陣來了不少人，團團的圍成一個圈。並且漸來漸多。

李先生講華北被××侵略的事情。人多了他就站了起來。李子良躺在榻上，瞧着李先生的臉。李先生臉肉微微的顫抖，閃着紅光。喉嚨粗大起來。用力的做手勢。

人還不斷的來，小屋子擁滿了許多人。

一個年青的和有着鬍子的大聲的問：

——爲什麼不打呀？

——爲什麼不打呀？

四面許多人都在問。

小屋裏充滿了汗臭氣。很難受。李子良有點眩暈。聽李先生大聲的解釋幾句，人潮才從小屋裏退去。

李先生匆匆的走了，許多人不滿意的擁出了門。李子良從榻上坐起，看着那些灰色
的激動的人影。忽然一個響喉嚨：

——明天，明天挨晚，到學堂操場上聽講去。明天，明天啦！

灰黑的一堆人影，於是亂哄了一陣，愉快的散去了。

李子良想道：『李先生真熱心，真是能幹的脚色。去年年底辦冬防團，現在辦合作社，大家有好處。窮點的也不要向傅舉人黃七伯家叩頭作揖的商量了。說，向社裏借不要利錢，多好。明天晚上講時事，要去聽。可恨沒有一份報。李先生講的也只是前些日子的。不曉得現在的華北又怎樣……將來亡了國，做了奴才，還悶在鼓裏逍遙自在的哩！』

毛丫坐在榻沿上，好像聽見什麼，把頭仰起看着門口。

——打啊！打啊！打那個王八羔子！

——娘的！打死那狗。

許多聲音混雜着。

李子良爬起來，睜開眼睛，側着耳朵聽着。小毛丫貼緊他，不敢跑到門口去。

——什麼事？我們去看看！

——娘說的，不準出去的。

人聲嘈嘩着。粗暴的喉嚨罵着『打死那狗！打死那狗！』忽然，有一個女人撒潑的哭聲響了起來，但馬上混成一片。

李子良不管什麼，拖着鞋子出去了。毛丫在後面叫。

胡毛老婆披頭散髮的，帶哭帶罵，往人堆裏擠。人們特意的把她擠開。傅強的大伯傅舉人，匆匆的從李子良身邊過去，臉變得死灰一樣。嘴裏說『反了！反了！』又看見李先生

從人堆裏出來，額上流着血。但是含着笑。李子良吃驚的跑近他。

李先生沒有和他說話，含笑的向人們搖手，意思是叫大家罷了。可是人們還在喊：
『打死那狗！』

李先生又搖了一會手，慢慢的走開去。人堆還不散開，胡毛老婆大哭大叫的望人堆裏滾。

李子良心裏突突的跳。小毛丫把臉貼在他胸口。緊緊的貼住。

好一會人們散開了。胡毛的老婆拉住一個跌倒在地上的人哭叫。那是胡毛。頭角上也流着血。紅眼珠子幾乎爆出來。

——滾你娘的！

胡毛爬起來，打她一巴掌。

天黑了。娘拖他和毛丫回家。還聽見胡毛老婆大哭大叫的跑到上街去。回家好哭去了。

這一天，傅強悶得慌。小木匠做人家徒弟去了。李子良的娘又不叫他出門。唉，小毛，誰高興和她玩？她有許多都玩不來。小癩子莫提起，那一頭癩痢像燕子糞。

自己一個人，又玩不出把勢。後來，想着了。好花樣！他邀了兩個年紀大一點的，帶一個破皮球殼兒，一根竿兒，還有一條長的絲線。

悄悄的走上田畝，到那小泥塘旁邊去了。

他蹲在一個高坎子上。

——不要動！

輕輕的命令着同伴。隨手在秧田裏捉一只小蛙，用脚踏死，吊在線上。線的另一端，繫在竿兒上。

那只掛在絲線上的小蛙，落在塘面。一只大蛙踏着水藻浮着。花綠綠的背。

小蛙慢慢移到大蛙嘴邊，大蛙張開嘴吞了。那小小的舌條望喉口一搭。傅強心裏癢着說。

噫！

線牽動一下，大蛙跟着游近些，於是它就懸空的被掛在空中了。

——
哎海！

這和在石罅裏摸小白鯊一樣的有味道。

那只蛙在破球殼裏亂跳。

第二個小蛙又落在塘面，一只大蛙照樣的被拾了起來。

第三個小蛙落得重了，那只大蛙，「撲」的沉了沉，游了開去。

太陽從頭頂落到西方。老鴉飛到林間去了。白鷺像琴絃一般在空中「嗚嗚」的響。

傅強想起要回家了。但是，那釣得的東西怎麼辦呢？絕對不能拿回去的，母親一定不允許的。如果放掉那又可惜。就叫兩個同伴分。

——
我不要！

一個同伴說。

傅強奇怪起來。

——爲什麼不要呢？

——我不要。

他爬起來說『要走了，天晚了。』

傅強想真不能不回去，再晚些，就要被母親盤詰了。

——小五子，就一齊給你罷！

傅強把球殼遞過去，小五子接滑了手。

——撲托。

球殼落在坎沿上，用手搶也來不及，滾在塘裏，一只大蛙從球殼縫口裏鑽出來，跳入水。第二個大蛙又伸出頭來……

——小鬼！

傅強打了小五子一下。小五子捏緊拳頭和他對打。傅強抓住小五子的頭毛，小五子

也順手抓住他的。傅強用腳踢他的腿，自己的耳朵，也給扭得火辣辣的。

——放不放。

小五子下勁的扭一下。傅強忍住痛，不肯放。

——放不放！

耳朵又火辣辣了一下。真不能不放了。這樣痛法還了得。

——放。我放。

傅強真的放了手。小五子佔了便宜，轉身飛快的跑了。傅強說『第二回不要碰在我手裏！』一看，還有一個同伴也走得無影無蹤了。

皮球殼還在塘裏滾，一只大蛙又從縫口往外跳。

天已黑得怕人，空中舞着麻點。他還得穿過一個林子哩！

——娘的。橫豎是破的。算了。李先生不會查問的。

竿兒躺在田溝裏，沾滿了泥漿。

——娘的也不要了。

於是，他朝林子那邊跑。

——嗚嘟嘟！軋子軋子嗚嘟嘟……快車……快車……

走進林子，他看見前面一個影子。

——讓開！不懂規矩，就把你軋死了……嗚嘟嘟……嗚嘟嘟……

那影子慢慢的，似乎沒有聽見他的氣笛，傅強衝到那影子跟前，停了，停，沒法，從旁邊開了過去。

——傅強。

那影子叫他。傅強一驚。

——小木匠麼？

小木匠也跑近他。傅強看看他，小木匠一手挽着籃子，驕得他拜了老董做師父了。

——從此以後不讀書了麼？

——怎麼還能夠讀書呢？

傅強停了一停說：

——開快車好不好？

——好……嗚啾啾……

——軋子軋子嗚啾啾……

他兩個飛跑出林子進了村。走過胡毛門口的時候，聽見胡毛老婆在屋裏哭。

四

李子良不得不放下書包去找黃七伯。蒼白了臉，身子要癱下來。母親說

——我也狠狠心了。叫黃七伯陪你去罷。

這真使人傷心。一路走一路想。『再是去成的了。娘也不留我。和小木匠一樣了……』
做那些烏脾氣的人的徒弟！這些烏人在我們面前就像個真命天子一樣……城裏人都
是些紅眉毛綠眼睛的。見了人會無緣無故的撞一下，踢一脚，還罵鄉下赤佬。你回手就一
齊哄來。叫小木匠和傅強都叫不應了……並且，擦烟袋，倒夜壺，什麼下作的事都要做。不
做會把你鼻子擡到夜壺嘴裏聞臊。不然，就用棒子打，用骨栗子挖的……唉，黃七伯，那臭
骨頭。見了就頭痛的傢伙，怎麼去找呢……』

這也沒法。父親的信上說，他在後方病院裏。前月，在橫山排上掌號，「呸——」的把

他的身子打了個旋轉，腰部中了鎗了。彈子在皮帶和灰制服上，穿了一個圓洞。要是再偏裏一兩分，破了肚子，就算完了。父親沒有錢寄回家，病裏零碎花了。可是，關心着李子良的事情，叫娘拜託黃七伯想想法子。

走了一段路，看見黃七伯從對面走來。背着手，大搖大擺的。在往常，要是見他來了，早可換路走了。可是，這也沒法。只得走攏去。不過，最好黃七伯會「呶噠」一交。

——黃七伯，我娘有事託你。

——城裏的那不成了。

李子良默默的引着黃七伯，覺得背後拖的是一個笨重的垃圾桶。很不舒服。

——那不成！

黃七伯一走進門，又大聲的說了一句。

——叫你們去，又不去。不叫卻又要去。那不成！

好像誰請他來教訓人一樣。他說，前兩天不去，老闆有點氣，那回家的徒弟的爺，聽見

這邊有人替他兒子趕緊帶了第二個去老闆那裏去叩了頭。老闆看第二個倒也好，回了這邊了。

娘聽了半天不響，求黃七伯看情，再說說看。但他剔剔牙齒，擺擺身子走了。

李子良心裏歡喜：

——好了！不去了！

但是，母親的臉有點變青。不作聲，往房裏轉。李子良心裏又愁得厲害。垂了頭。毛丫靠在他身邊。

傅強把頭望門外一張，縮回去不見了。

——喂——呢！

他又做了一聲鬼腔。李子良不睬他。毛丫也不響。

不知怎麼了。難道就這樣睡着麼？而且，毛丫是站着的。難道和馬一樣，站了也會睡的麼？真不懂。如果是生氣，她會罵小狗熊的。

傅強左想右想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就另外換法子。檢塊石頭望門裏一滾。

——那個

——小狗熊把頭一伸一伸的，當人不看見。

啊呀。毛丫在罵小狗熊，一定是生氣了。他想跑，可是，李子良已經站在她面前。

——做什麼呢？

——還當你們睡着了。我，我對你說，胡毛老婆昨夜尋死，你知道麼……哦！

傅強想想可笑。早上，大家在一堆講過，怎麼這會又問呢？他又道：

——大廟改作合作社了。你曉得麼？

李子良點點頭，都曉得。

——黃七伯剛才滑了一交。哈！

這是一樁奇事。李子良笑起來。傅強高興得拍手。這樁奇事，只有他一個人看見。毛丫

跑來把上半個脣捲起，碰着鼻子歪着頭，不信。

——不騙的。

傅強急得要賭咒。臉都紅了。的確不是假事。

李子良說，那麼大搖大擺的怎會跌？小毛丫說，用得着豎牌坊。

——我看見，就飛的跑。想告訴你，又忘了。

傅強頓着腳，怪記性不好。

這樣有趣的事真少有。所以傅強想，最好是笑上一天，紀念紀念。可是，李子良不笑了。

毛丫也不笑。

——我媽說你要上城去。上城幹什麼呢？

——學生意。

毛丫無心的回答着。李子良的臉，像被火在烘着。

毛丫偷偷的看了一眼，低下頭，慢慢的回進去，兩手支鬪在一處，弄一個衣鈕。

李先生走到他們面前，脅下挾着一卷紙。他問：爲什麼都不作聲？有什麼不愉快？

李子良坐在小竹椅上。蒼白了臉。毛丫把頭垂着，像一個葫蘆掛在架上。傅強對李先生說了話，李先生笑起來。

——這是社會的羞恥。不是你們的羞恥。小小年紀，應該充分受教養的。可是，叫你們到坑人的地方去哦？李子良，你記得那首詩麼？

我們的臉上沒有血絲，

這罪過要他們來擔當。

我們生來不是奴隸的命，

爲什麼要忍受這創傷？

李子良在心裏讀着這首詩。覺得非常明白。

傅強睜着大眼睛，瞧着李先生頭上包裹的布片。

——聽着：我們受了幾千年的有形無形的宰割，而且，百年來，帝國主義殘暴無比的侵略，我們只剩了最後的一口氣了。我們的錢財全被他們拿去，我們流盡血汗，尚不得一

身的溫飽。：他們是等於養着千百萬奴隸的！

李先生的話變着輕而有力。

——他們是等於養着千百萬奴隸的！啊！若果不剷除這種權力，該一日比一日苦下去。我們年青的被剷了！你們生下兒子和孫子，一代代的讓他們割着喉管！

李先生的聲音，變得更輕了。

屋子裏靜靜的。那黑洞洞的臥室裏，李子良的母親，不知在打鼾，還是在叫痛。

一隻狗從那首叫了近來。好像在追咬兔兒。有一堆黑影停在門口。

——老闆！把點點……

是要飯的奶奶。一隻狗被打狗棒趕了開去，又蹣跚近地。惡狠狠的叫。

那丐婦身邊站着一個孩子，背上還馱着一個似的面孔像一塊破爛的鐵皮。一臉灰黃的麻子。身邊站着的孩子，頭上裹了一條破布，挽一個籃。臉和棗核一樣。又尖又瘦。

——把點點！老闆先生。

孩子尖着喉嚨叫。

李先生向她們揮揮手，意思是叫她早點到別處找希望去。

——把點點老闆……

那孩子又尖了喉嚨叫一聲。

傅強遞了兩個銅板給那孩子。那又尖又瘦的臉笑一下，走了。丐婦把打狗棒拖在屁股後面。

——李子良，看啊，向你家求乞的人還多着，他們是怎樣產生的！

李先生沒說幾句話，就走了。

傅強睜着眼睛在想，他不懂李先生爲什麼向那要飯奶奶揮手。李子良還是低着頭，他也在想李先生的話：『她們是怎樣產生的！』

忽然，門口有人張一張就縮回去。那又是那個捉狹鬼？

傅強脚尖點地輕輕的走到門角，等那個傢伙又張，就一把抓了進來。

——是小木匠！

小木匠一手挽着籃，頭毛長得遮住耳朵，臉上許多黝烟。赤着脚。小褂褲和抹桌布一樣，發着光亮。

他站得遠遠的，把頭歪着。一隻手撩褲腳搔癢。

傅強想嚇他一下，掀開蓋着籃子的油紙，抓了一握蘭花豆，一粒粒連殼往嘴裏丟。仰着頭，一路笑，一路旋。

——蓬鬆的蘭花豆呀。蓬鬆的——

小木匠放下籃子，一把扭住：

——吐出來！吐出來！

——哎，已經嚼碎了，怎樣吐法？

小木匠臉氣青了。怎樣不打呢？這個小雜種。搶人東西還了得！打他！真的舉起拳頭照打。傅強笑勾了腰，叫小木匠摸摸他的袋。

——摸摸袋看。

小木匠看那只袋明明的鼓出幾個銅板印子，就伸手去摸了一個。

——吃了幾粒？

——八粒。

小木匠不信數籃子裏的豆（……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……不行！少兩粒，你是吃了

十粒！

——怎說吃了十粒呢？

——你聽：兩百五，殺掉一百零八將，再除兩粒，還有一百四。這裏只有一百三。想賴！

一點兒也不錯。小木匠會心算。一個板十二粒，賣了九個板，不是一百零八將麼？再加

黃七伯硬添一粒，胡毛搶走一粒。

——怎樣一百零八將？

小木匠就算了一遍給他聽。還說：一百零八將是梁山上的好漢，有出典的。

——胡毛搶了不算，我也不算。

小木匠不管，把銅板望袋裏一塞。

——不行！還該找幾個錢的。我只吃了十粒。

小木匠拿兩粒蘭花豆送過去，傅強一定要錢。

——不要理他。這個小流氓！

李子良站起身子，發怒的叫。小木匠也睜着眼，捏緊拳頭。但是傅強真是頑皮的傢伙，

他連忙帶笑的說『弄了玩的！弄了玩的！』

李子良說：『這也是玩麼！』但是小木匠已經抿嘴笑了。小毛丫也笑着。大家又好了。

小木匠還說『不是小器，要是那些蘭花豆是自己的，吃就吃罷。』

李子良問小木匠爲什麼不到伍家村去？他說，脚被木柴刺破了，怪疼的。他把脚舉起

來給大家看，大拇指縫裏有紫的血跡。

傅強叫小木匠數四個十二粒，一面，遞給他四個銅板。把豆分給李子良小木匠毛丫

和自己。

小木匠很開心，他從沒吃過這麼多。有幾天他偷吃了兩粒，回說添了人。

——胡毛老婆昨夜上吊，現在還在哭，是胡毛又去搥了一頓。說要尋死就死罷。真高興！挑唆我娘打我，可被人打了要死。胡毛自己也不敢露臉。但傅舉人護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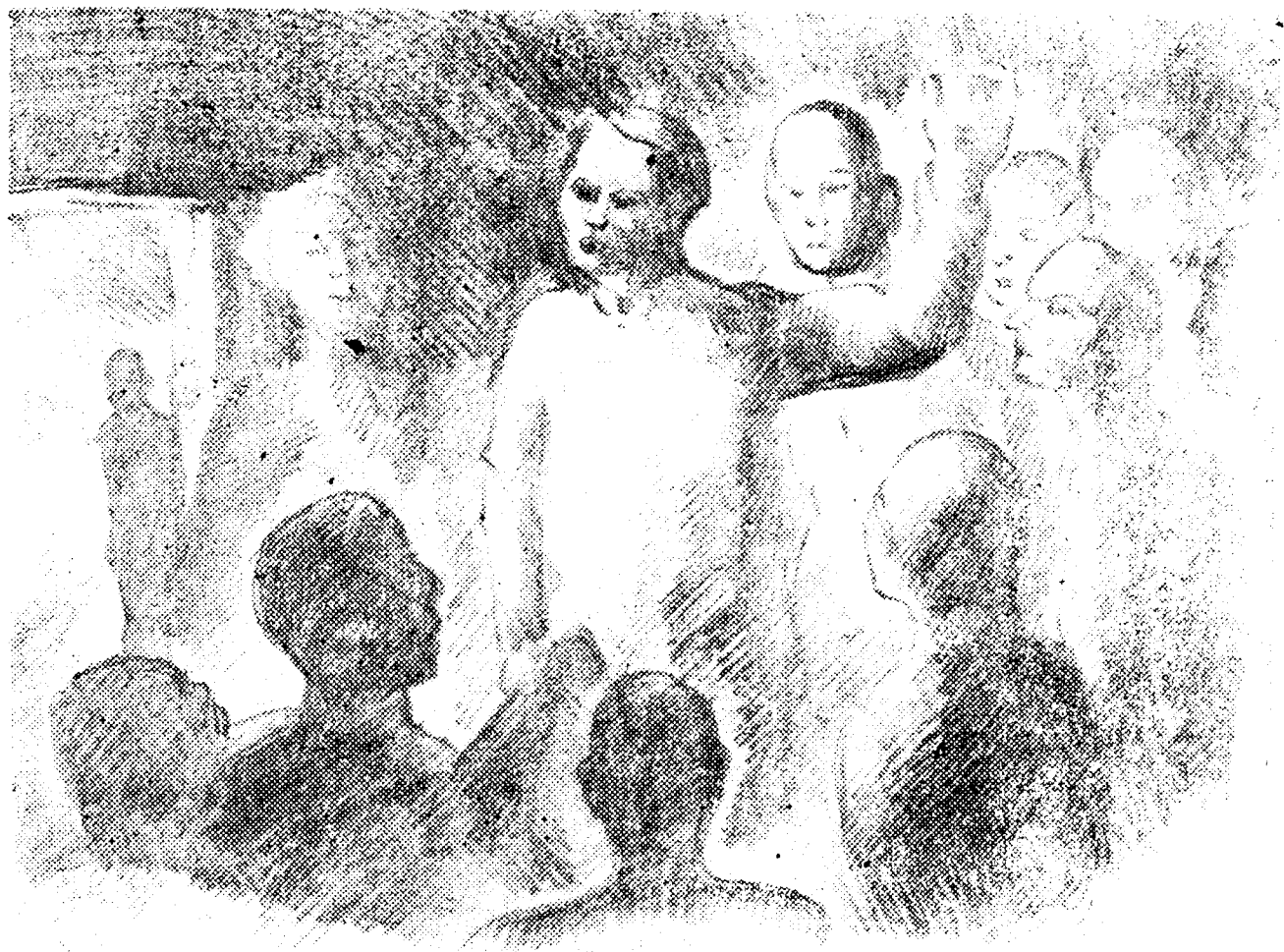
小木匠說了許多話，大家都樂意聽。他說那天，李先生在路上走。傅舉人說大廟裏有菩薩，不准做合作社址。李先生不理睬。胡毛醉了酒，紅了眼睛，趕上去就打。李先生栽在牆角，頭栽破了。胡毛捏拳頭要打，許多人『呵』了一聲，七手八腳的把胡毛打得臭死。傅舉人逃回家……『還說哩，要告狀子。』

——真是烏大伯！

傅強聽說他大伯不好，就罵。

晚上，李子良和娘和小毛丫，一同到學堂操場去。

那裏早到了許多人。大家坐在一排排的長櫈上談天。有的老年人在嘆氣。有的說頂



好和他們打一仗有的說打不過。有說打得過的。

——娘！管他打不過也要打的！

孩子們頂頂不安分。在人縫裏鑽來鑽去，吵嘴，打架。

燈籠裏的燭火微微的搖，淡淡的光照在各人的臉上。老年人吸着旱烟，眯着眼睛，長長的睫毛，年青的陷下的眶，一眼看去成爲兩個黑洞。老婆婆滿頭白髮，姑娘們呈着瘦臉。

李先生在人叢裏出現了，人們騷動着，向他招呼。但馬上靜了下來。

李先生在適當的地位，開始講演。首先就說到××。說××帝國主義的野心和近時的侵略華北的情形。

有誰輕輕的問，怎樣叫「華北」？

——那是指河北、山東、山西、察哈爾、綏遠五省。各位老伯們。

李先生大聲的解釋。

——啊，山東是秦大的老家呀！

——是啊，老鄉！

秦大拉肩上的汗巾抹一下臉，烟敲棒在櫟腿上猛敲一下。敞開小褂，露出銅色的壯大的胸脯，兩排粗肋骨弛張着。

李先生把常說的話又說了一遍，他咬緊牙齒像嚼着鐵。

——聽着！壓迫我們的人們，並且，巧妙得很，他們使我們不曉得爲什麼活在世上，更使我們不知道因爲什麼而死去！不叫他們爲仇人，要叫他們爲朋友；他們說他們是文明

人，所以就我們當作雞鴨了！

李子良是懂得的，他說給他娘聽。他說『是他們喝了我們的血，所以我們瘦了，但是他們卻說這樣瘦弱的人不配做人。是他們搶光了我們的錢，所以我們辦不起學堂，讀不起書，但是他們說我們太笨了，只配做他們的奴隸！』

旁邊幾個人聽了說：『那有這道理呢？那有這道理呢？』

李先生的話說得更高，像盡力的在喊，臉變得和鐵一樣。

——我們已經被剝割得血糊糊的！但是，仇人是不肯放鬆，我們也不肯做馴羊！我們要將血糊糊的身子撲過去！我們要求全民族的解放！我們要爭自由！我們要爭鬪！

——我們要爭鬪！

李子良迸出眼淚，一股火從他腦中衝出。他舉起一隻手。

當李子良和母親毛丫隨着人們回去的時候，他彷彿看見傅舉人的臉。

五

李子良想用功的讀書，可恨都是那樣乏味的。李先生前幾月曾經發信去徵求圖書，上次又發過許多，依然不見一點消息。其實，並不想一個圖書館，只要一兩本有趣的好書讀讀也好了。洽意的，一本也沒有。真悶得慌。

天在下着雨，連連串串的，從天亮就下到這會了。街上的水從門檻底下流到低處來，屋子裏積了幾小窩水。

出去走走，一定會弄濕衣褲。悶得慌。

——哥落落……哥落落……

誰拖着釘鞋走近。雨點落在紙傘上「沙沙」的響。

——哥落落……哥落落……

是傅強拖着一雙老大的釘靴，困難的走進來。他收住傘朝着老大的靴子笑。當是有趣的事。脅下夾一本書。

——我哥哥寄我的，我先給你看。

他把書遞給李子良，又一「哥落落，哥落落」的走了。李子良想，正好解個悶。

是一本簇簇新的書。厚厚的書面。

把書翻開來，還有發笑的圖畫。李子良覺得圖畫裏的那些人，一輩子都掛着鼻涕似的。

——好吧，看下去吧。

他心裏癢爬爬的。

這一天全下着雨，連連串串的沒有停過。可是，他並沒有覺得在下雨。第二天，朗開了。李子良不想到外面去。他愛上那本書，有趣味的書。

看得有味，就仰着頭笑，把腳在地下頓。巴不得一口氣讀完。但薄薄的一冊，讀得只剩

幾頁了，又着急馬上讀完了，再沒有好書讀。

剛剛傍晚，終究看完了。他掩上書，出神的想。

門框上照着可愛的陽光，金紅色，他出門望了望，西天一片耀眼的彩霞，像一匹紅羅。他慢慢的走到橋塊的草坪上去。

夕陽還未完全下山，一塊紅鐵似的小樹叢，大樹叢，小山，大山和整個西方，都一色的舞着紫粉。老鴉在林裏棲住，一隻隻白鷺拉風琴似的在天空飛着。好景緻！

胡毛和兩個人背着耙，牽着牛走過去。還是那麼兇巴巴的。兩隻眼睛像兩顆爛了的楊梅。

——壞胚子！狗子！

李子良想，人家罵他狗子，一點也不錯。那次打了李先生，卻被人打了一頓臭死，可是，他回去朝傅舉人叩頭，不肯起來。

假使有氣力，真要打他個半死。

去。

——仗了勢子就無緣故的朝人橫一眼！

夕陽即刻掉下去了，天空也換上顏色。漸漸的，眼睛面前飛舞着麻麻點。他回家吃飯。

六

天色陰沈沈的，要下雨又不下雨。樹葉和小草，只是微動一下就靜住。

兩輛獨輪車站在街頭，老木匠和車夫搬幾個包裹和被單，紮在一輛車上，還有一筐吃用傢伙。很粗的麻索，紮得緊緊的。另外一輛，只綁上一邊。

小木匠的娘走出來，頭上圍一條黑皺紗，微微的哼着。老木匠一路扶着一路罵。她靠在這另一輛車空着的一邊，用藍花棉被墊着。

小木匠看着娘的臉，是比以前更淨些。一雙手背和手心平板了的手，緊緊的捉住他。小木匠蒼白了臉。

車夫把肩聳了聳，那車子渾身支格的響了一下。

——我的兒！娘去了會來的。不然，就打發人來接你。

他的娘病了，沒人服侍，只得到外婆家去住一陣子。他的爺也去到那邊，怕生意會好起來。這裏修理些豬圈子，只落得餐把飯，工錢是想不到的。末後，他娘又叫他好好的聽師父的話。

車子又格支一聲。輪盤向前又回到原位的動了動。

老木匠自己挑了一擔傢伙，大聲的吼着。問『好沒有？好了就走。』不等天黑趕到才好。

放東西的那輛車，因配置得不妥當，老木匠放下擔子做幫手，重新紮緊些。

師娘一面幫老董放油條到鍋裏，一面和小木匠的娘攀談。她說到那邊養養就會好，老木匠到那邊就會發財。

——走娘的臊！

老木匠又吼了一聲，挑起擔子走。車輛也滾動起來。車夫兩隻粗壯的手，抓住柄，向前推。

小木匠跟着車子走了幾步。娘不放他，他的心在發抖。

——去下我了。娘！

他想說，沒說出口。

——小木匠，你也當真的跟你娘去？

師娘站在門口叫，有點帶笑，眉毛吊得很高。

小木匠驚了一驚。他娘微黃的眼睛，瞧住遠方。小木匠的手從娘手裏脫出來。

車子像兩隻推糞蟲似的慢慢的移開，上了伍家村的泥路。

娘回頭向他搖手。師娘在笑，好像喉嚨裏打着結。他不得不走進店去。把豆子往刀口

上鋤一個草字頭。

支支啞啞的聲音遠了，他的心也跟着到那遠方去了。等他鋤好豆子，把頭伸到門口去望，一點影蹤都沒有。

蘭花豆已經炸好。小木匠挽着籃出門去做生意。

天色還是那樣。沒有太陽，沒有雨，也沒風。一隻烏鴉從屋角掠過他的頭。他罵了一句。

他是不相信的。有一天，老鴉飛過他的頭，當天，他還吃了不少肉哩。

他低着頭看着泥路上的輪痕，走進樹林，放開腿趕路。他知道車子推得不很快，趕得上的。一手按着籃子蓋着的油紙。出了樹林，經過一座大廟，他飛快的跑。

進了伍家村，村口有許多車痕，有新的有舊的，他辨不出向那條路走了。外婆家從小就沒有去過。

他的心亂跳。眼睛朝岔路上瞧。近處都是一片方田，幾垛泥牆，遠一點，都是小山大山。他看見車輪的影子。他豎起耳朵聽，像一條狗樣的注意的聽。只有幾聲狗叫。

他轉彎朝狗叫的路上跑去。

——兩個板的。

一個女孩子在門洞裏伸出頭叫，兩個板在她手裏搭搭的響。

——你看見兩把車子推過麼？

——什麼？

——車子。上面坐了一個奶奶的。

那女孩子搖搖頭。小木匠馬上掉頭走，被女孩子叫住了。

——你發昏麼？

小木匠急急的數了二十四粒給她，撕一塊小紙托着。

——添一粒！添一粒！

小木匠轉身就走，他並沒有聽到女孩罵他窮相，添一粒也不肯。

他通過一條街，又被一個人叫住了。

——小鬼，啞了嗓子。那麼，誰曉得你來了呢？來啊，一個板的。

小木匠看看，是那個綽號叫做「求人」的傢伙。小木匠數給他十二粒，正要走，被

「求人」搶了一粒。

——小鬼想溜。

那傢伙真可嫌。小木匠不作聲的走了。

——小鬼再來一個板！

「求人」拿着一個板，高高的揚着。

——幹什麼這樣呢？我是沒有空的。

小木匠生氣了。

——啊哈，你的祖宗才有空！

小木匠照數了十二粒。「求人」又抓了一粒。笑笑的場着鞋子走了。

總算晦氣，小木匠想道：我曉得麼，老鴉從頭上刷過。說着又笑了，他是不信的。

小木匠到各條路上亂跑，那些都是莫明其妙的路，有幾個人撩高了褲腳，站在水田裏。黃牛在嘆氣。

『啊！不見了。再也趕不上了……』小木匠一路想。忽然覺得耳朵聰敏起來，他止住

脚。

他聽見車子響。他向各方面瞧，點着脚又爬上一個高墩。

那是明明白白的。兩輛車子支支啞啞的來了。他發狂一樣的下了土墩。

但是，車子倒怎麼落後了呢？不信的確的是兩輛車子來了。

他跑過街，一個女人在叫他，要買蘭花豆，他並沒有理睬就跑了。

車子已看得清了，小木匠一直呆在路旁，那車子像推糞蟲似的滾進村子。

車子上不見他的娘，車夫瘦瘠的手插住車柄，掙着向前推。小木匠嘆了口氣。在一家

戶檻上坐下。

一個老頭兒從櫃檯上伸出頭來叫：

——兩根油炸檜。

小木匠把籃子遞上去，老頭兒檢了兩根又長又壯的。把銅板擲在籃裏。

——再趕不上了。不曉得上那條路走了。……

街頭上捲起一陣塵灰，風漸漸的刮着。本來，人覺得很悶，有了風，大家叫聲『好風。』那店堂裏的老頭兒一面啃油條，一面料定要下雨。

果然，一層層油雲聚在一塊。

小木匠望望天色，有點着急，怎麼好，斗笠沒有戴來。蘭花豆還沒有賣了一半。

——走罷。戴上帽子再來就是了。

於是，他拔腳就走。

一大塊烏雲壓在頭上，慢慢的，雨點滴在臉上。

——跑啊。

他加緊了脚步。

雨點逐漸大起來，打在臉上有點涼，又有點痛。附近沒有避雨的地方。他只得再跑。

——跑啊！飛快的！

他磨過了一座小山。

——到那廟裏去！那廟……

等他到了廟口，上衣已經溼溼的了。可是廟門關着。找後門，也上了鎖。他緊緊的貼靠
在後門上。瓦簷上的水，一線線望下滴。

他靠得很適當。可是不能動。想彎一下腿子，那更不行。

——難道就這樣站一夜麼？真是坐牢……

他看看天色，不會朗開似的。他真想哭，他想他的娘也一定落得溼漉漉了。

一個和尚撐把破傘，在那泥路上走來。低着頭，一手撩着衫角兒。但衫沿和褲脚已濺
了好些泥漿。

小木匠心裏很快樂，可以到廟裏去躲雨，兩條腿也可以讓它躺躺。

和尚掏鑰匙開門的時候，吃了一驚，他擡起頭朝小木匠看看。嘴裏在念些什麼，像念
經一樣。小木匠不懂得他搗些什麼鬼。可是，他很歡喜這個和尚了。

找個跪凳坐下，他倦得要死。昨天一晚知道他娘要動身，在牀上睜着眼睛，整夜不曾

好好入睡。

和尚用水揉清自己衣褲上的泥污，燒了一堆火在烘。小木匠也去烘什麼都不要緊，什麼都不怕。

他把上衣脫下來烘，褲子也冒着白氣。這不行，必定會生毛病。並且那不是把自己當涼竿了麼？

——管他娘。爲什麼好好的落雨呀！

小木匠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脫下褲子，赤裸裸的站這那裏。和尚在房裏摸什麼東西去了。好一會，走出來了，對小木匠大吃一驚。

小木匠尿急，他沒有看見那和尚。他也不管，就在天井裏撒了。瓦簷上連連串串的掛着雨，他的尿也好像撒不完一般。

他又走到菩薩面前去逛逛，和尚跑過來拖他走。

——要蘭花豆麼？

小木匠朝着那個和尚笑。那個和尚閉着眼睛，又眯開來看着他，搖搖頭。嘴裏不知搗些什麼鬼。小木匠想，真是有趣的傢伙。

和尚拿褲子叫小木匠套上，小木匠看看褲子乾了，就套上。那和尚才睜開眼睛說：

——唉！唉！你怎麼？你怎麼……

那和尚顛頭顛腦的，忽然，他的嘴做了個歪相，就把頭栽在地上，只是拱，又像豬，又像土撥鼠。

小木匠並不怕，是羊癲病。他看到好幾個傢伙發過。一會兒他自己會好。

小木匠披上衣服，把褲子束得舒舒服服的，挽着藍子要走。可是，雨還在不住的落，瓦簷上的的達達的。

——吃飯的時候了。怎麼好！

看看那和尚在地上伏着不動，嘴角上有白沫沫。他不管，他東找西找的，把和尚的那柄破傘拿了走了。他說：

——和尚是個騙子。

剛剛跨出門，撐開雨傘，回頭看那和尚已經坐了起來，瞪住他。他就飛快的走了。

到了家師娘沒有罵。因為豆子沒有打潮。小木匠心裏真高興。

他站在門口，看見自家門上掛着一把鎖，他想起早上的事。『唉，唉，娘老子老丟下我走了。』

吃過飯後，小木匠戴上自己的斗笠，挽了籃子，向傅強家去。

——傅強在家麼？

——到李子良家去了。

誰在灶邊答應他。他便到李子良家去。他娘說一吃飯就和傅強到校裏去了。

——唉，他們多麼寫意！自由自在的！學堂裏不去，小五子會指着我笑的，連小癩子也會取笑。

他很灰心，自從挽了這籃子，就像沒志氣似的被人笑話。這樣想，覺得那只籃子像活

了的東西，在拉他的胳膊。他像要跌倒。怕得很，就挨着牆走。

路上有人來往，他不敢抬頭看，將笠帽斜遮在前面。

瓦簷上的水，滴溜溜的落在他頸上，沿着脊背的槽溜下去了。他抖了抖。

——到周家嘴去。

這點點要賣光才好。師父也不會罵，師娘也不會暗地扭一把，飯也可以吃得飽些。

——我的娘！我聽你的話。

他的眼淚滾了出來。忽然，他卻『哎唷』的叫着，一支腳彎在膝上，只見鮮紅的血，從脚底板上冒出來。石縫裏一塊碎玻璃露着尖角。

瓦簷上的水，不住的滴溜溜的落在他的頸上，沿着脊背的槽溜下去。

七

圖書館看是弄不成了，到現在還是音信全無。可是，李先生還是那麼快快活活的。有人問他，他回答一個滑稽的笑臉。

只有黃七伯和胡毛老婆在街上逛着笑。說世界上那有這些好事，書店和報館也不用開了。窮人只有窮人的命，不然，還是另外去投個胎罷！

李子良和傅強走過老董的店門口，看看小木匠已不在店裏，大約上伍家村去了，就一同到校裏去。

李先生並不在校裏，說到大廟裏開合作社成立大會去了。

——去不去呢？

——不告訴他麼？兩個蝟螞子打了架的事情。

——好的。

他們就朝上走。在半路上，看見秦大從對面走來，因為太陽正猛，他取下搭在肩上的汗巾抹着臉。

——秦大，成立會開過麼？

——剛開好。是不是找李先生就來啦。

傅強和李子良又走，李先生和許多人都來了。癩嘴老老也在那裏。

——李先生！李先生！一樁出色的新聞……

——兩個蜚蜚子被人打了。

——誰打的？

——啊哈！你打我，我打你哩。

說起蜚蜚子，大家都知道，那準是指黃七伯和胡毛老婆的。那兩個是一對叫得討厭的蜚蜚子。

大家都說『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』即使不爲了什麼事，只要兩個人碰在一起，就會打的。兩個人都想搶先，都想佔便宜。

傅強和李子良一路走一路聽，李先生講關於合作社的事情。說，不久，大家的豬圈裏都有豬了。有便宜的油鹽買。大家的手頭都要鬆些，不必高利貸了……

——那是真的麼？

——真的麼？

他們注意的瞧着李先生的臉，李先生沒有回答，現出笑容。

合作社指導員提高了喉嚨說：

——那是一定的！

剛剛走到村口，癩嘴老老走近李子良，遞一封信給他。看着信殼，明白是父親寄來的。他不顧一切，一直跑回家。

到了家，鼻管裏癢癢的，用小指一抓，就淌出血來。他娘忙叫他把頭仰起，用冷水在他

額上拍拍，又用冷水溼了紙，塞住衄血的鼻孔，過一會才覺得好些。

他把信拿過來讀給母親聽。他一句一句的讀下去，便覺得愈加可怕。

——父親病着，下着血，下得很多。

他的娘怔住了。小毛丫把手捧住臉。

信裏說鎗傷才好，不料就瀉着血痢，簡直不停。人又瘦了，頭髮全禿了。本來，是多好的

一頭烏髮！

近日來常常的餓着，有了中餐沒有晚餐。合作社將成立，但款子還不曾發領出來。不然，他家也被信用的話，那也可以借貸些小宗款項，救救急。

娘默惻惻的到房裏去了。人家說懶，怎麼懶呢？人家衣裳都是自洗，鞋底也自己抽閑打。大家說：

——飯都沒得吃了，還要什麼面子麼？

所以，齷齪就齷齪點子，破就破點子了。至於幫忙，如今也不見誰家常有貴重的人客，

喜事喪事也冷淡了。

李子良靠在一把小竹椅上，椅背靠着牆，仰着頭，合着眼，昏沈沈的，毛丫倚着李子良，兩手弄着衣角，垂着頸子，又時時的瞟着壁上那幅畫上的白胖胖的兩個小孩。

屋裏靜靜的，街路上也少人走。

一會，李子良猛睜開眼，小木匠進來叫他，但肚子在嗷嘈，心虛得沒力去回答。

小木匠蒼白了臉，又叫一聲，他只微微的動一下嘴唇。小木匠臉色變青，呆呆的站住。想撲過去打。這樣一個壞蛋！架子大了！不理睬人了。但是，沒有撲過去，反而轉身走了。

小木匠一路沒精打彩的走。忽而寬慰了，忽而又悲哀，忽而生氣。想想李子良那種不理睬人的樣子，就格外冒火；他也學上那些派頭了，就這樣的拿大了。

——唉，瞧我不起，瞧我不起，我像個叫化子，沒人歡喜，沒人理睬我，我娘走了，我爺也走了……哎，嚇娘的臊！怕什麼呢？光光的漢子，怕誰咬一塊去麼？

小木匠一陣胡思亂想，一切不怕，一切的一切都不怕了。

——娘的臊

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大聲的吼着，像老木匠一樣的吼。可是，一忽兒他自己做了一個鬼臉。他覺得發脾氣最笨的。況且，那不是和胡毛那狗一樣的見識麼。

近幾日，小木匠變得很會做生意。他把籃子伸到人家門口去，嘴也叫得勤，要買的人家自然漏不掉了。所以，只化上一晝的功夫就可賣得差不多了。

閒空的時候，在大廟裏息着。他細細的想，他想那各式各樣的事。他以為自己也還聰明，想到的盡是那麼有趣味的想頭。可是仔細想想，唉，才真糊塗透頂哩！而且從前讀過的那些書本上有許多不識的字和莫明其妙的句子了。那怎麼行！難道就賣油條賣蘭花豆兒過一世麼？

從前說過的，將來要做大事的。賣油條賣蘭花豆兒算什麼大事？現在不能進學堂念書了，非但沒得上進，連以前的也荒了，那怎麼好？

李先生曾經說過：

——讀書和吃飯一樣的要緊。有了飯吃，就有力氣做事，有書讀，才能夠明白一切的事情。

他就仔仔細細的讀書了。他把書貼放在籃底上，用一條篾一攀，誰也不留心他。一有空，他就溜到大廟裏悄悄的讀書了。

——那發羊癲病的和尚，已經滾他娘的了。合作社還沒有人進來照顧。一個小鬼都沒有，清靜得很。

他想起那發羊癲病的和尚，忍不住笑。而且，那把破雨傘也就是他的了。誰敢尋住他呢？

不過，這次他可有點悶。到李子良家是想問幾個字句的，可是，李子良一點也不睬人。什麼傢伙！

小木匠從李子良門口走出來，不住的胡思亂想，最後，他決定自己的努力：

——難道自己一個人就學不成麼？

他就走到大廟裏讀着書。他認真的讀。有些字一經苦想，就猛的被記起了，句子也就解得順，他喜得發跳。

——是了！是了！

他用力拍一下膝蓋。

——這不成了麼？

可是，有許多地方不懂得，就是想裂了腦殼也不懂得。他真愁得厲害。

壞心事也時時會有：黃七伯家黃瓜長得好，那麼滴綠而又肥嫩得可愛的黃瓜，在那小架子上，一條條的掛着。味道一定好的。那籬笆一爬就爬得進去的。只要沒有狗子看見就是了。

——不成器的小壞蛋！想做賊了！

是可羞的念頭。但是蘭花豆和油條還有香味鑽進他的鼻管。他嗅了一下，很好，便又仔仔細細的嗅了一下。不由得舌根裏不冒清水。他掀一掀油紙。蘭花豆只剩下些碎屑，還

有兩根油條。小木匠想動手吃油條。

——要盤問的……不要緊，說失落一條就是了……那不是要挨打麼？
……唉，不要緊，夯住就是了……

他伸手去拿油條，又縮回來。不過，順着去填籃的紙上撥一撥，被他看見了半片蘭花豆，在紙摺的地方，便箝起來吃。

——哥落。

半粒豆子，鬆脆的在嘴裏響了一下。輕輕的一下，再把嘴抿一抿就吞下去了。
他嘆了口氣。

——小壞蛋！小雜種！想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他罵到小雜種，他又想到上回燒鷄蛋和刷虎跳的事，又想到傅強那王八羔子。那真是王八羔子。是和李子良同黨的。

天黑了，小木匠挽着籃子回家。要到門口的時候，李子良忽然來叫他。

不要理睬：

——那是小紳士一樣，滑得不可再滑了的！

李子良低聲的叫着，用一隻手招。像有點要緊的事。

——什麼事？

小木匠不高興的問。慢吞吞的走過去。他記住中午的光景。

——你要讀書麼？

——要你管什麼呢！

——我問你有沒有好的書讀。你不是好久不讀了麼？

小木匠呆呆的頓住。李子良塞一本書給他。那是一本硬殼的書。小木匠接在手裏，真

不懂爲了什麼。

油條舖裏發出「八達八達」的聲音，一個罐子跌在地上碎了，一條板橈也四脚朝天。師娘大聲的咒罵。師父陰狠狠的站在那裏。

聲。

發生什麼天大的事了。小木匠要倒楣了。

小木匠把書放在籃底上，亂踏着脚步走了。

李子良担心的瞧着。

小木匠一進門，師娘就撇了幾掌，還有瓜子摘着腮肉不放。小木匠東竄西竄，哭不出

那不是爲了什麼事，因爲師娘和師父鬪過嘴，打壞了東西，所以在他身上出氣。

小木匠在黑暗裏跪着，噤住聲。李子良垂着頭慢慢的回家。說：

——小木匠讀書哩！

好像傅強也在他旁邊一樣。

八

李子良非常的憂愁。傅強好幾日不曾來，小木匠也不來，母親病了好幾天。毛丫更可憐，像一只才生的小雞。一會靠在母親的牀沿上，一會貼近了他。

他不單是憂愁，肚子裏實在嗷嘈得難過。若使能挨得過，那不是最好的事麼？

——會餓死的。

他害怕的想。

他自己也覺得漸漸的瘦了，手臂很細，腮肉下削。

看書麼？沒甚可看的書。並且，他確也懶得動彈。手和心都好像腿一樣的時時的抖着。想行走幾步，眼前便有許多紅綠的斑點跳躍。——從前發熱病曾經有這樣情形：母親和毛丫都出去了，自己爬起來要茶喝，如果不是扶住門，就會暈倒了。

最好是能夠看看父親，但是這是夢話。寫封信去也得十六個銅板。十六個銅板卻夠買一斤麵粉來了。

黃七伯也不常來，母親再三的懇情，拜託他替兒子找事，至今沒給回信。

黃七伯真是討厭的人。像什麼大派頭，搖搖擺擺的一條街，最好讓他一個人逛，別人都貼瓦簷走就是了。小孩子就該從他跨下鑽過去。但是，還要去拜託他。

肚子裏咕嚕的響了好久，怎樣也挨不過似的。他慢慢的合上眼睛。

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，他得了一餐飯，他頓時覺得一切都舒服，肚子並不噁哩咕嚕的噁嘈了。他摸摸結結實實的肚子：

——吃飯比什麼都要緊些！假使沒有飯吃，人就漸漸的餓死，那時，什麼希望都沒有了。認的字，讀的書，一總埋到地下去了。否則，就變成一個病鬼兒，肌黃骨瘦的。或者得了殘疾，或者犯了罪……那時，便成了一個無用而又痛苦的人了。但是，哭麼……不行！不行！……

他又喝了一盞滾茶，渾身都覺得有勁，有精神，有興致。

——不要去胡想吧。現在不是飽着麼！但是，唉，唉，就能永遠飽着麼？

我們的臉上沒有血絲，

這罪過要他們來擔當。

我們生來不是奴隸的命，

爲什麼要忍受這創傷？

朋友，

讓臭蟲喝乾最後的血，

就這樣安心的往下躺？

不，不，

我們要把殘弱的身軀，

去，去，去撲到他的身上！

小木匠閃到他的屋裏來，李子良大聲的重復的念着：

我們要把殘弱的身軀，

去去，去撲到他的身上！

小木匠以爲李子良得了瘋症了。

——啊呀，怎樣好！發起神經病來了……快點，拿冷水來澆呀！李媽媽！……

——怎麼我就發神經病呢？

——呀呀，我看你像茅山道士一樣，不是在劃符念咒麼？

兩個人都很開心。李子良說『累了，』就請小木匠坐下。

小木匠拿出一張紙，問字，問不懂的句子，問長問短。頂開心的，就是李子良仍舊和他要好這件事。

——這個字不是讀過了的麼？

——哦，哦，該死呀！該死呀！

小木匠一面高興的笑，一面打着腦殼。

挨晚，小木匠和李子良分別了，從後街彎一個圈子才回家去，

所有的東西都賣完，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了不得的事。

睡覺的時候，將小油燈放在矮櫈上，小木匠想看點書，但是，不能，不能。他歪在牀上看
看那微動的燈頭。

燈頭上彎着一縷黑黑的煤煙，像一條又長又壯的蚯蚓。他看着煤煙，想起許多故事。
那是他娘講給他聽的。他娘在講有趣的故事的時候，他總是定住眼瞧住煤煙。自從他到
這裏來，是常久沒有留心那煤煙了。差不多一點着就馬上吹熄。那是師娘吩咐的。

他出奇的看着煤煙，散成各式各樣的花色。有時候像一團烏雲，有時候像一匹馬在
跑，有時候像大廟裏那尊彌勒佛在笑。又有些像那朝他默笑的發羊癲病的和尚……許
多許多的事情都想起來了。

忽然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師娘的房裏，有件東西滾在榻板上響。『熄燈罷，熄燈罷，又要挨

罵了。』他急急的用嘴湊近燈頭，猛可的吹。他怕那燈作怪。吹不熄，可不糟糕麼？但是，火頭倒在一邊，撲的一下，不是服服貼貼的熄了麼？這也使人高興。

一只老鼠從頭邊跑過，還吱吱的叫，好像看不起人。小木匠發怒的刷過去。「共」他連忙縮回手，却巧敲在一只木箱上。老鼠已經「骨落」的滾到壁角去了。

四面都是漆漆黑的。靠左手的牆上，有一個小窗洞，外面有薄薄的一層光。有幾只蟲在叫。還有狗來來往往的吠。遠處，是一片蛙聲。小木匠以為是娘在唱小曲兒哩。昏昏沈沈的睡熟了。

天還不會亮，小木匠翻了一個身，聽見狗團團的咬了近來。好像誰在碰着鋪門，還高喉嚨叫。小木匠可不管，又昏昏沈沈的睡着了。

——李子良，你瞧，這隻大臭蟲我畫得多好？

小木匠做起夢來了。

——小木匠，你看我，我畫得比你還要大還要好。

傅強也在牆上畫了一個老大的。還有嘴，還有牙齒。

——特別的，肚子要畫得大，要畫得像要漲破了那麼大才好。

傅強又在地上挖了些黃泥，調些水，塗在那漲得老大的肚子上。說是喝飽了血。

——你曉得臭蟲有幾隻腳呢？

小木匠歪着頸子問傅強。

——四隻腳。

傅強就在肚子底下添了四隻腳。小木匠笑他畫得像烏龜，就在自己那只臭蟲上添許多腳。傅強說：『不對的，那簡直是百腳了。』可是小木匠說他師娘家裏臭蟲頂多。一會兒從大腿上就爬到他肚上來，一會兒又爬到胳膊上來，一會兒又鑽到脅腋窩裏去了。一定是有許多腳的。

——你那個臭蟲像烏龜呀。哈哈。

小木匠拍着手笑。

傅強說：『他那個簡直像百腳。』叫李子良評評。

李子良說：『都好的。都畫得像。』說着就打旋旋跳起來了。李子良起勁的跳。

小木匠和傅強都大笑着，都打旋旋跳起來了。

忽然，小木匠說『不跳！』就站住，凝住神，覺得臉上癢爬爬的。心想：『一定是一只大

臭蟲了。』就下勁的往臉上一拍。『這一下總要打它個半死！』

可是，拍得自己手痛，心裏奇怪起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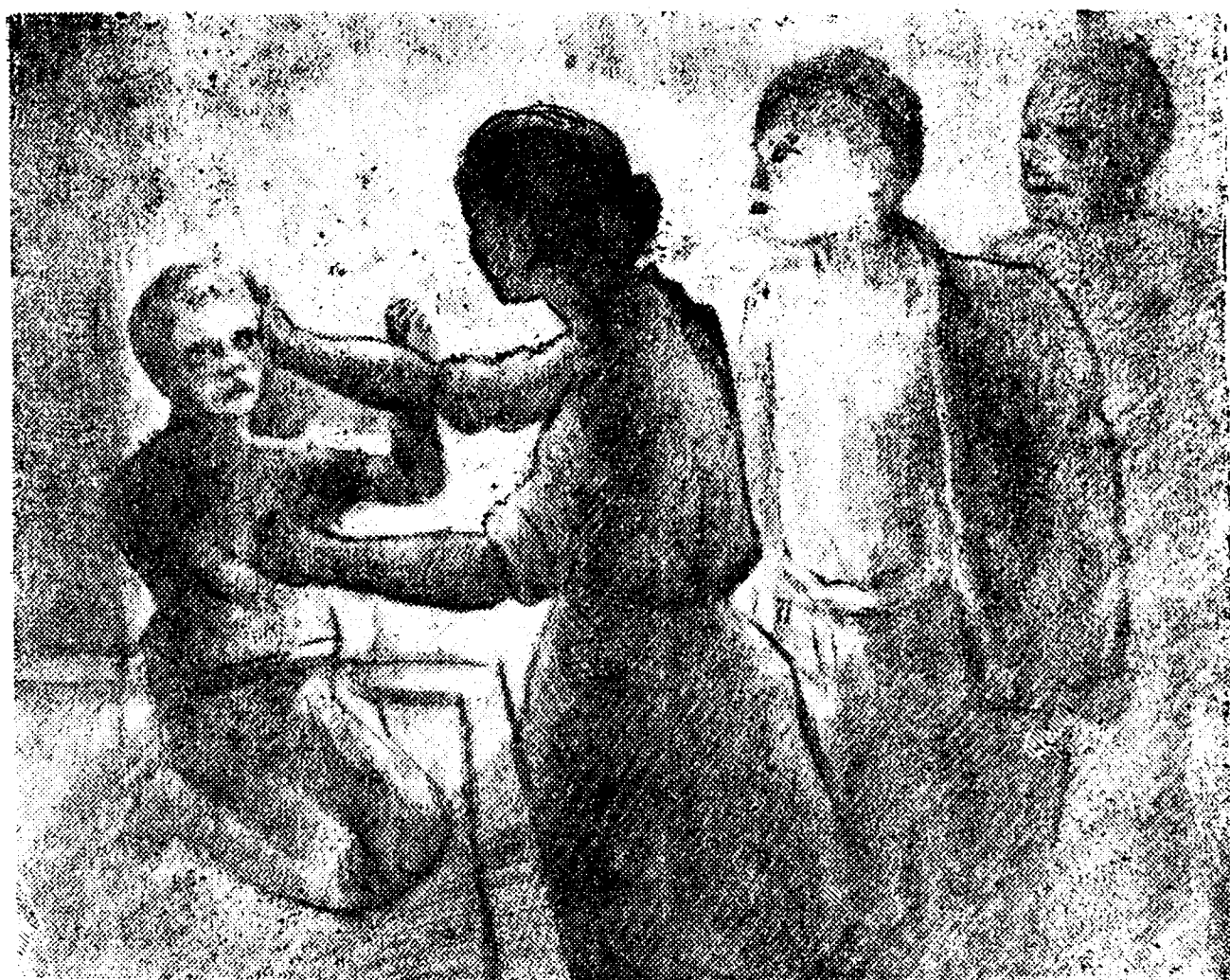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怎麼打在一個硬綳綳的物事上呢？

他醒了，睜開眼一瞧，一個巴掌正要撇到他的臉上。他急急的一滾，滾到牀裏邊，但是，他背上被播了幾下。

小木匠以為遇到什麼妖精了。他爬起來，捏緊拳頭，定住眼。呀！怎麼是師娘呢？

——這一定是夢了。好好，就打她幾下，不要緊的。橫豎在夢裏！

就舉起拳頭照打了。



師娘在他身邊狠狠的扭，帶罵：

——小狗熊！你假裝睡熟了，讓我來推你，你就動手打。要不是假裝，怎麼我還沒有碰到你，你就醒了呢？小狗熊！我來報你的信的，你的娘死了……

這就是了。一定是在夢裏。打娘的，不要緊的。

——他騙我說不是夢。還說我娘死了，這不是笑話麼？而且，她不是在造人噩謠麼？好，好，打！

師娘手裏的一只燈被他踢翻了，但是師娘大聲的叫起來了，說『反了！

反了！』小木匠手上被咬了一口，全身都被她用爪指摘着，疼極了。小木匠叫『醒呀醒呀！』但是，依然的被師娘摘着，他疼得打滾了。

師父也起來了，點了個燈進來。還有一個陌生人也慌慌張張的鑽進房來。

師娘只是說『沒有天了！反了！』把頭往小木匠儘的搯。

那個陌生的問東問西的。師父氣得悶住，臉色泛青。

師娘不住的搯，不住的打，好一會才住了手。和那個陌生的，和師父一同到外面去坐，嘩啦嘩啦的，天要煩下來了。

小木匠渾身發疼，抄了抄衣褲，跟他們走出房來。

門已開着，天已亮了。

那個陌生人告訴他說他娘死了，又說他爺以往欠了許多債，人家追得緊，乘這當口逃走了。他是他外婆派來的，來通知他的。

小木匠渾身顫抖着，退着脚步，一直退到壁角。

師娘說小木匠無天無地的，敢打她了。師父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那個陌生的代小木匠懇情說：『看他死了娘，逃了爺，饒了這次罷！』

小木匠耳邊像敲着銅磬，「鏗鏗」的響。他不曉得他們在說些什麼話。他的手脚抖癱了。倒在地上，聽不見，也看不見……

好一會，天已大亮了。那個陌生的走出門去。油鍋裏的油也滾了，師父一聲不響的把麵筋往鍋子裏下，師娘扭着小木匠的耳朵叫他鏟蘭花豆。

小木匠不叫痛，也沒有眼淚，鏟着豆子，一粒粒的鏟。

日頭升到多高，小木匠挽着籃子出門，他不知不覺地兜着圈子到李子良家去。

他白着眼睛看着一切，什麼都和他沒有關係似的。一座房子，一條陰溝，一棵樹，一根草，和他沒有關係。

李子良在門口站着，用黑炭在壁上寫着什麼。默默的寫着。小毛丫蹲在地上低低的唱。彷彿唱着：

有什麼東西可怕呢？
可怕的是沒有勇氣。

九

癩嘴老老趕着兩匹驢子，李子良和小木匠一同跟着。是給驢子放草去的，所以破銅鈴子也摘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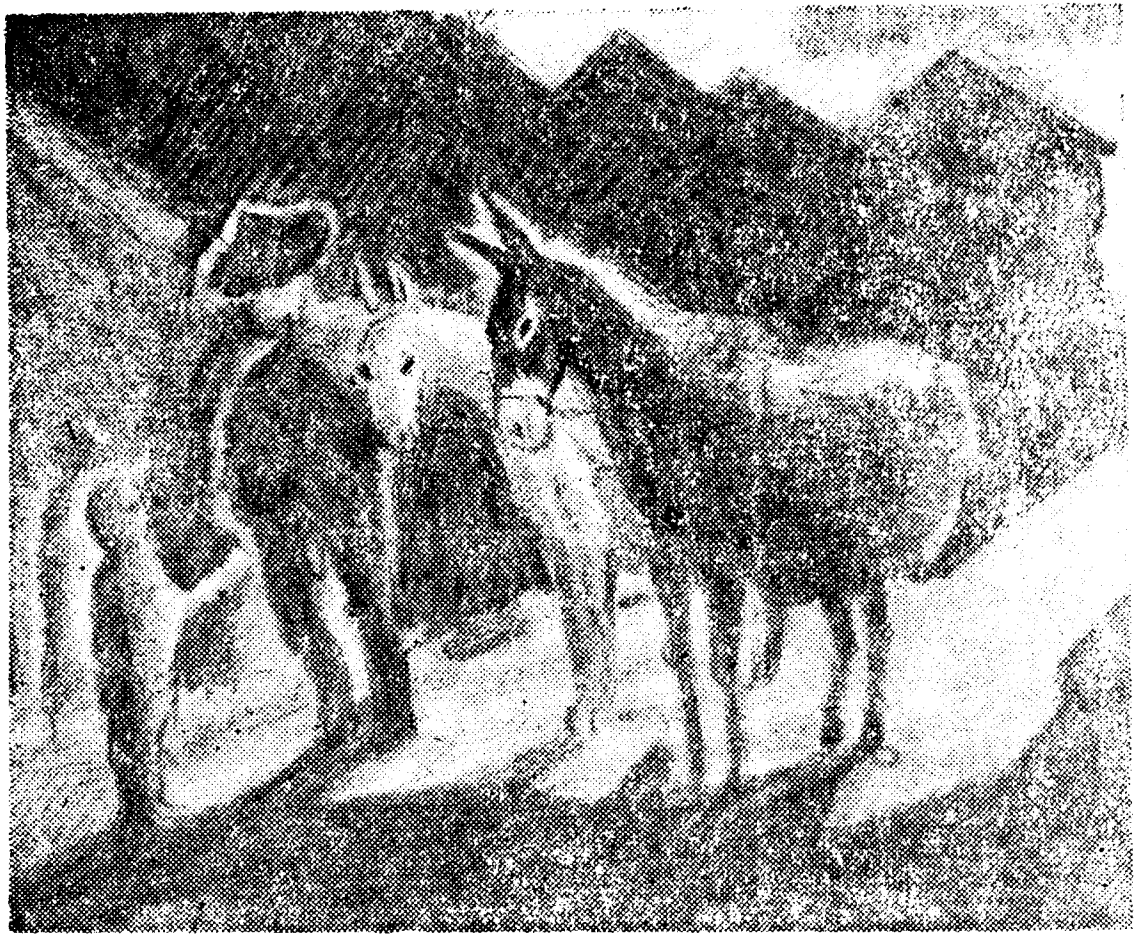
橋塊那畔，是一片草地。

偏西的太陽照在西邊的小竹叢上。小溪環繞着草地流去。

兩匹驢子在噓氣，在踢着腳，啃着草。

癩嘴老老坐在草地上，一大口，一大口的吸煙。陽光耀眼，所以他把眼眯成細縫。瞧着他的兩匹牲口。

李子良坐在老老的身邊，小木匠帶着籃子坐在對面。大家靜了半天。太陽更是偏西了。



李子良要請老老講長毛的故事。老老說：『那是很早的事了。』所以，大家仍舊靜着。

不知怎的，老老想起話頭說：

——大旱那年，多少人不如這兩匹牲口。……那時候，大家都叫『狗頭鋤啦！狗頭鋤啦！』

——狗頭鋤！

李子良應着。自從那年大荒以來，是常聽到的。

——狗頭鋤，是包老爺專門鋤胚子奴才用的。病死啦，餓死啦，打死啦，那一條不是奴才的命？

老老倒抽了一口氣，噲了噲！但是特別

起勁：

——那一年，大荒年，小河乾到底。田地崩了坼。吃菜，吃草，吃蕨根，後來就吃起觀音土來了。大家挖呀挖的，搓團子往鍋裏下。有的不能嚥下，但是，不嚥下嚥什麼？嚥下吧，天保佑不會死。就嚥下了。有的大小便就此結住了，脹死了。咳，咳，……

老老的嗆還沒平復。

——就在那邊過去的，……啞，翻過那個山。一家，久沒得米穀吃了，有一天，不曉得那裏來了幾角錢，叫孩子到附近的鎮上去買米，——來回也得二十里路，都是荒山。孩子買了米往家奔。——餓得難受，就抓了生米子嚼。半路上，遇到一個陌生的大孩子，見他嚼着米，還背着米袋，就儘的望，孩子慌忙的逃。咳，咳，……

老老又新嗆了口煙，因為落了門牙，關不住風。

——孩子下勁的跑。那大傢伙看他跑，就上前抓了。咳，咳，兩個在山路上瞎搶：一個死命的不放，一個死命的要搶。到底，那個買米的孩子放了手，倒在路旁的草窠裏死了。——

年紀小，又饑餓，又驚慌，怎的不死！——那大傢伙拿了米袋走，餓得兇，就抓生米嚼。心裏慌張，不知怎的走錯了路，卻經過買米的孩子家門口，被買米孩子的娘瞥見。她在等啦，咳，咳，咳……

老老說得氣急，接連的咳嗆起來。

——他認得自家的布袋，就問。那傢伙吃了一駭，拚命的奔。她叫他的男人，男人踹了出來，趕上那傢伙，打了一巴掌。那傢伙就栽倒了。——男人奪着米，他不肯放。女人也來咬他的手，他總不放。……米袋撕破了，米子撒在地上，那男人火挺了，當他肚子死命的一腳，那傢伙死了……

李子良睜着眼睛，注意着老老的臉。小木匠漸漸的挨近來。

一隻白鷺從頭上飛過。偏西的太陽更和山接近了。

老老用手指着白鷺飛去的那方說：

——那山外，那些地方正和我們相反，山少田多，大家都靠田過活的。那裏出了不少

的奇事。——一家人家，爲的年荒，又死了獨生子，便將媳婦推到大堰裏淹死，老夫妻兩個也一同滾到堰裏死了。——在城鎮裏，有一個過路的，走到饅頭店口，他眼看着冒熱氣的饅頭，等人不留心，就搶一個往嘴裏塞，被警察又住了喉嚨，那個饅頭不能吞下，仍舊吐了出來，店裏人踢他，打他，警察也用棍子亂敲了一頓，喝他走。他哭不出來，眼淚也乾了。他說：『要回家鄉去的，沒了盤纏，好幾天沒東西吃了。向人家討，人家不給。』但是，誰能信他！不准他在街上逛。……他慢慢的走出街梢，實在走不動了，就在地下爬着，在一個小土地廟前倒斃了。幾天前，一個女人也是這樣。……

——狗頭鋤狗頭鋤！

李子良心裏悲慘的叫着。他不禁想到他的父親。他疑心那個餓死的漢子，就是他的父親。他正吃驚着，忽又想起那是兩年前的事。

小木匠靜靜的。似乎莫知莫覺的。白着眼睛。

老老逐漸變成苦笑。

太陽含在山凹裏，半個天空都通紅的，像到處都着了大火，使人害怕。

驢子吃飽了草到處的跑。

老老敲了烟灰，站起身，趕着驢子走了。他把嘴抿着，好像他剛剛並沒有說過話。小木匠也挽着籃子走了。一個人走的。

太陽沒落了。在暗色裏。在這橋塊的草地上，只剩下李子良一個。

蟲在吱吱的叫。河水和竹葉子瀟瀟的響。村裏的狗在亂喊，李子良彷彿做夢似的。許多臉停在他眼皮上，許多喉嚨在他耳根裏鬧。

——我的爺被匪打死了。不，不，不是餓死在路上了麼？那就是我的爺呀！……爺呀
爺……

他糊裏糊塗的以爲他爺餓死了。

——黃七伯來說，替我找到了生意，但是，娘沒有飯吃，毛丫也挨餓。

——啊！娘啊！

李子良躺在地上。涼風吹着暗中的草，時而飄起他的衣角。

——毛丫許給胡毛的兒子。

胡毛的兒子咬着小毛丫。還叫：

——小媳婦，大屁股！小媳婦，大屁股！

——喂！娘的，我的妹子不許給你！

胡毛老婆下勁的撇了他一巴掌！

——你這小雜種！你爺被匪打死了。你爺臨死時寫信給我許我的，你娘跪在我面前求我，叫我收了。有憑有據，當官也不怕，就是打死了也不犯罪。

——你，你這胡毛老婆！……你這蝟螞子！……犯罪的！……

——不犯罪的。現在的皇法改了。打死小媳婦和打死小狗一樣。

——不是的！現在是民國世界！……

月亮已經露出一半。星星在天空閃光。李子良眼角掛着淚，躺在草地上。風吹着竹葉

子，弓着小草，吹着他。

——好師父！莫打了，我做就是了。……好師父！好師父！我實在的背不動。那是要用牲口馱的……

他泣着，他像被一大袋米子壓暈了。漸漸的睡去了。真的睡去了。

月亮由東方升到高空。夜深了。風從涼露上吹來。李子良佯着脚，抱着頭。一隻小蟲爬到他臉上，他沒有動揮。

十

娘病得爬不起身。小毛丫倚在榻旁，輕輕的泣，肚饑得很。
李子良穿着齷齪的衫褲，蓬着頭髮，蒼白了臉，滿村子轉。

——爺也在病着……爺啊，娘也病啦……

娘的病，不能不吃藥了。病得非常厲害。但是，沒有請醫生的錢，也沒有買藥的錢。就是自己的肚子，也餓得難受。

村裏的人，都和他不認識似的。

——傅強的哥哥，在北平中了鎗傷。傅強和嫂嫂和娘一同到北平去了。

他腦筋裏盤盤旋，眼睛昏一陣昏一陣的。他慢慢轉到小木匠那油炸鋪口。

胡毛老婆在那裏喳喳哇哇的。老董光着頭，靠在牆上，一副碧青的臉。小木匠師娘看

李子良來了，把那截眉梢一吊……

——小木匠早就逃走了。走得無影無蹤。我猜，一準的上大街去了。

有一天，小木匠湊近李子良耳朵說『上海、杭州、……那些大地方……』但到那個

地方去幹麼呢？

——你這個傢伙到了那裏，誰給你吃呢？

——挨點餓，沒甚要緊。

——要餓死的！

——在這裏，不也是一樣麼？

——死在那裏，沒人給你埋。

——唉，死了還管什麼呢？沒人收拾，爛了，化了，也臭他們一下。

小木匠就那樣的走了。李子良去拖住他。小木匠發火。

一忽兒，小木匠站得遠遠的，朝李子良冷冷的笑。手向他一點一點的。彷彿還唱着：

在這個角落裏，

只是等死罷了。

有什麼希望呢？

小木匠就一跳一跳的走了。沒有回頭的走了。

第二天半夜，他師娘跑上跑下，到處的找，總不見小木匠的影子。第三天也不見回來。到底不見了。他師娘大喉嚨喊：『小木匠把賣油條的銅板也帶走了！』

李子良又發一陣昏，顛顛倒倒的跑。

學堂門已經關了。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。他半閉上眼睛，靠在板門上。

——壞黨！那一定是什麼壞黨！虧得被人告了，捉去了。我們這裏也少個禍害！要什麼學堂？

李子良聽是黃七伯的聲音，在誰家門口講着。好像傅舉人也在，一夥笑着。

——李先生被捉了。下了牢了。

有一天，有四個兵到鄉下來，在李先生住屋裏抄，抄出許多書來。

胡毛老婆嗷嗷哇哇的說：

——有了把柄了！

許多人都不敢出來看。好一會，李先生跟四個兵走了。大家把頭偷偷的朝外張，說『這樣的好人，捉了，冤枉！冤枉！』

胡毛就紅着眼睛罵：

——娘的臊！你們擔保麼？

於是，就沒有人作聲了。有一個老婆婆淌着淚，說『豬圈子修好了，等豬咧！』

李子良肚子裏骨隆一聲，流下淚來。

——小木匠走得無影無蹤了，李先生被捉了，傅強也到老遠去了。

說起傅強，嘴角有一絲微笑。

有一天，傅強快快活活的來報一個信：

——你曉得我大伯眼角上一塊青痕，是怎攪的？

李子良搖搖頭。傅強也像小木匠一樣的鬪着耳朵。

那是這樣的：

傅強想報小五子的仇。因為小五子扭他耳朵，扭得火辣辣的，佔了便宜。所以他做了一個石子礮。扳機彎得硬硬的。又打得遠，又靈活。

小五子到處爬糞肥田。傅強家後園外一條死弄裏有許多豬糞。

天挨晚了，不大招人眼，小五子偷偷閃閃的從那頭來了。拿了糞箕和三角鈹。

園牆恰巧有一條大罅，正對着弄堂。傅強伏在那裏，檢一粒圓的石子，塞進了膛，手挺

着扳機，瞄準。

小五子慢慢的近來了。挨傅強近邊有一灘好糞。

小五子正要爬糞，傅強正要開礮。忽然，有個人輪着棍子，從那頭走過來，對小五子大聲的喝。

那是傅強大伯。說『這裏的糞歸胡毛爬，怎麼來偷麼』

小五子不服：

——這弄堂又不是你家的！和你鳥相干！

傅舉人氣得很，攔過來打。

小五子沒處跑，貼着牆角，拿三角鈹擋。

傅舉人攔近來了，說，敢罵他，就打。

忽然，「拍」的一下，傅舉人中了鎗了。大叫一聲，丟了棒，捧着臉。

小五子還呆了呆。但即刻用三角鈹鉤住糞箕，飛的走了。

李子良想起這樁事，略微有點精神。站起來，抖一抖骯髒的衣褲。

溪灘裏滾着渾水。窪地裏，田溝裏的都向河裏洩，號號的響。

高大的烏柏樹下，幾個孩子在那裏不知做些什麼。小癩子穿得破破拉拉的，蹲在秧

田裏拾螺螄。誰在唱：

五月五月。

敵人的鎗彈，

我們的鮮血！

李子良怕在街上走，就打着彎到橋塊去。

天已經晚了。天空舞着麻麻點。李子良餓得難受，在草地上躺着，

——啊啊！天啊！娘病着沒藥吃，毛丫肚餓……我也熬不住這餓了……
天色漆漆黑的，風涼了起來，悠悠的想睡。

四面的竹葉瀟瀟的響。溪水汨汨的流。蟲在草裏吱吱的叫。

好一會，他慢慢的爬起來。涼風刮着他，他打着寒噤，用手抱住胸口。

走到一間草屋子面前，門上掛着鎖，他呆呆的站住。

——啊啊，癩嘴老老上城去了！

他很乏力，就靠在板門上。

一隻狗跑來朝他叫，他拾一塊石頭釘過去，又踹了過來。

李子良沿着街走。碎石子鋪的路一高一低的，他打着跌絆。

黑暗的街上，沒有人影。他貼住牆走近自家的門口。側着耳朵，靜靜的聽。

屋裏是那麼悄悄的。他很驚慌。向裏瞧，只是一片黑，像無底的洞。

一隻狗叫了過來。李子良轉身跑。一直跑出了村口。

一股股的涼風，往鼻裏口裏灌。渾身打着顫。

——娘呀娘，有什麼法兒呀！毛丫妹妹，餓得好難受呀！……

眼淚不住的淌。又餓又寒，李子良忍不住的迸出聲音。『嗷——』的哭了。

四山都有回聲，李子良又慌慌張張的跑。

又黑又靜的街道上，他像一條蟲，蠕蠕的動。

他又站在自家的屋角了。側着耳朵。屋裏依舊是那麼悄悄的。

一隻狗又叫了近來。李子良發一陣冷汗，好像有人捉他，他又從那黑暗的村梢隱去。

了。

出了村口，穿過了蔭密的林子，不停的跑。發狂似的。

到大廟跟前，乏極了，他拖着腳。

廟門裏透出一點光。從門縫裏向裏瞧，只見燭台下點着許多紅燭。一個笨頭笨腦的和尙，拿香到處插，作揖，叩頭。嘴裏不知搗些什麼鬼。

一會，那和尙在天井裏拜天。一會，來拔門栓，來拜門神了。

李子良想『在廟裏躺一躺不好麼？』就在門外等着。

和尙把門敞開，看見李子良站在那裏，蓬着頭，蒼白的臉兒。就歪着頭，儘的瞟，上上下下的瞟。嘴裏『吁啦，吁啦』的。

忽然，把嘴一歪，一頭栽在地上。手裏的香也撒了。頭在地上拱，像只豬，又像只土撥鼠。李子良嚇一大跳。想跑，可是，再看一看，那傢伙不動了。再隔一會，竟坐起了。嘴角上有

許多白沫沫。

李子良正呆呆的看着和尚。和尚也把眼來瞅李子良。好一會，那和尚睜大了眼睛，翻起身，向李子良抓過來。嘴裏糊里糊塗的叫：

——小把戲！吁啦！你跑那裏去！吁啦！小賊骨頭！吁啦！你偷我的傘！吁啦！

李子良腿軟了。怎麼好？可是，李子良在跑着。繞着彎兒跑。

——小賊骨頭！吁啦！你偷我的傘！小把戲！吁啦！你跑那裏去！

——腿呀！快些跑呀！……

但是，究竟跑不遠，癱下來了。身子倒了下來。他眼前發了陣黑，倒在田溝裏了。

水透了他的破衣。他清醒了。爬起來，看見那和尚正從他旁邊跑過去。嘴裏不斷的喊：

——小賊骨頭！偷了我傘的小賊骨頭！……

已看不清和尚的影子，李子良抖一抖渾身的水泥。想定一定神，可是，那和尚又趕回來了。

——小賊骨頭！小賊骨頭！

喉嚨叫沙了。

李子良的兩隻腿，像兩段木頭，但是，沒有法子，只得跑。他搬着兩隻腿，從橫路上跑，拚命的跑。跑過許多田畝，跳過許多小溝，到了山脚下。

一條長路橫在面前。李子良倒在路旁的草裏。

版初月五年八十二國民華中
版三月二十年七卅國民華中

刊叢物讀年青

裏落角

著安鈍劉

分五角六圓金價定

人行發
林文吳

所行發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印翻許不。有所權版

